

老禪師的話

上 白_下 雲 老禪師

什麼是佛法

佛法，就是分辨世間的相對，瞭解相對的紛擾；予以突破，不爲紛擾而迷惑，精進修養而出離；直到入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勝境界，才算是圓具佛陀之法。

例如：

煩惱的內涵，不外色塵內境，引起煩身惱心；無論是善惡、對錯、褒貶等，悉皆是相對法。

菩提的形成，來自煩惱之中；也就是煩惱發動之時，面對煩惱，於中認識、瞭解，予以突破；不爲煩惱而迷惑，卻於煩惱中發現道的蹤跡，獲得修養功德的幫助，化煩惱成菩提。

煩惱是世間法，出離世間，得智慧之助是出世間法。最後，化煩惱成就菩提；因之，獲得圓滿的結果；這樣，便是絕對的佛法。

行者！你曾如此的修行麼？從相對中而成就絕對！若未，精進是時。

什麼是正常人

正常之說，並無標準；如以常情而論，則「不逾矩」可爲界說；依國之風範，族之傳統，凡所樹立特定的規矩、法則、或習俗；逾越，便稱之不正常。例如：

健全無缺失的，應以言語表達意向或情感；但是，卻以「手語」炫耀於非殘缺的人，反而令人莫名其妙。

尤其是本國族性相同的人，不以國語或相同方言交談，甚至以

外國語炫耀其特長；殊不知語言的本身，乃是情感交流的橋樑，倘若沒有橋樑的溝通；試問，你的意向何在？

仁者，什麼是正常、不正常，應該很容易分別；只要少許留意一下他人，返照自己，便能發現二者的差異。

你以為如何？就像學「佛」不是學「人」。

對麼？慎思，慎行之！

勞力之辨

勞力，乃是疲憊於勞動，消耗體力的一種行為；就像是引擎消耗能源，無論是油能、火能、水能、電能，以及核能、光能、風能等；唯一不同的是人的體能，涵蓋了較多的能源。

人，同樣是付出勞力，而所執著的卻大不相同；有的心甘情願，有的怨天尤人；其間的關鍵，在於自我的分別。例如：

正當行業的工作者，以勞力交換報酬，認為是理所當然；但是，卻有人認為是幫別人賺錢，而自己只是出賣勞力，不以為然；一旦，是他自己做老闆，他又肯定的說是理所當然。

另一類型的人，坐在賭桌旁，日以繼夜，不眠不休；從事賭博，循環輸贏，直到曲終人散，回到家裡，倒頭便睡。睡前，若是贏家，想到明天更多的僥倖；若是輸了，盤算明天如何翻本，包括毫無著落的賭本。

可是，他從未想到所付出的勞力。

佛陀

佛陀一詞，在梵語中的意義，最簡明的說法，應該是：「覺悟的智者」。即所謂：

覺，煩惱不害，可以轉變成道。

智，事理不惑，可以徹底分明。

因此，佛陀的法義，乃是以圓滿的智慧，而證究竟的覺悟。

不過，依名相而言，佛陀一詞，乃是以成就的境界，亦如典籍中所說：

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。

當然，欲得「覺」的基因，仍以「般若」為條件；所以，佛陀的梵意，在名相上，稱之為：

智者。

覺者。

以上所說，可以發現：

凡是學行般若，探討菩提的是學佛行者。

凡是圓滿了般若，究竟了菩提的成就者，即可稱之「佛陀」。

達摩

達摩一詞，在梵語中的意義，最簡明的說法，應該是：「行持於軌範者」。即所謂：

如法軌持，遵行不逾。

能持自相，軌生深解。

因此，達摩的法義，乃是如法遵行，能持深解。

不過，依名相而言，達摩一詞，乃是以「法」為詮釋：泛指名詞和代名詞，甚至以「菩提達摩」專稱屬之。

不過，法的構成條件，總不捨「因緣和合」；亦即所謂：

緣聚而法生。

緣散而法滅。

從上所說，可以發現：

凡是，如法軌持，遵行不逾，能持自相，軌生深解者，即可稱之，學法行者。

凡是世出世間已成之法，叫做達摩，或剎帝利種的香至王第三子，以「菩提達摩」簡稱。

僧伽

僧伽一詞，在梵語中叫做「和」、或者「眾」；凡比丘三人以上，即稱之爲僧伽。有所謂：

多比丘，聚一處。

多比丘，眾和合。

因此，僧伽的法義，乃是以多比丘，眾聚和合者。

但是，依名相而言，僧伽一詞，是以「眾多和處」的比丘群而名者；亦如古時，以萬二千五百數而爲之軍。由此可見，僧伽的本意，是指多數比丘和聚，以之爲代號；當然，不可以一比丘而謂僧伽，個己亦不得自稱僧伽。

從上所說，可以發現：

凡披剃出家之男女眾，均謂之僧伽。

凡眾多和合一處之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所有眾聚者，悉皆稱僧伽。例如：

寺院中的僧伽。

法會中的僧伽。

金剛薩埵上師

梵語：縛日囉、薩怛婆、阿闍黎。

譯義：金剛、勇猛、行法者。

簡稱：金剛上師，或尊稱秘密法主。

密宗宗師，稱金剛上師者，有五相成就：

一、從一切如來，受授灌頂時。

二、從一切義成就菩薩，受授職灌頂時。

三、成就十大願，爲諸佛之長子（普賢）。

四、從菩提心所生之萬行。

五、凡真言宗行修之傳法者。

但是，金剛上師，必具四大行法的成就，非只依一法或數法，而爲他人傳法者，如：

淨身大法，戒具莊嚴。

護身大法，咒神維護。

化身大法，行修自在。

大手印法，生死密主。

從上所說，可以發現，金剛上師，非比兒戲；具相具法，威德莊嚴，絕不是有家有眷的學密之人，可以稱當勝任者。

佛法補白

佛法，肯定地說，就是從無明中發現問題，於住世中從事出離的修養。

所謂無明，就是迷惑而不覺，又叫做煩惱。

煩惱即菩提，學佛行者就是，如何從煩惱中發現菩提；或者說，迷惑之時，如何突破迷惑，而能轉迷惑變成覺悟。

因此，可以確定，修學佛法的人，必須面對世間的一切，舉凡人與人、人與事，發生任何問題之時，能夠深入的認識問題、瞭解問題，突破一切障礙，務必刻意的明見真實，達到究竟覺悟的圓滿境地。

世俗的爲善去惡，是人的本份，佛教的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；是提示人的本份，贊成護持。但是佛法的第一義諦，必須以人本爲基礎，進而提昇境界；不局限於善惡之中，要求突破局限，步入無善無惡的境界。

最後，增上修養，達到一個「無」字也是多餘的境界。

這，就是佛法概要。

犧牲奉獻

犧牲，以財物濟助於人，使其獲得饒益，完成於絲毫不吝惜的情形之下，甚而些微的遲疑。

奉獻，以智慧資助於人，使其獲得饒益，進行於頃囊相授，竭盡所能的情形之下，甚而義無反顧。

犧牲奉獻，不是己所勿欲者；而是能饒益他人，必須忘了自己。

犧牲奉獻，不是愚魯的行爲；予錢財，爲他人無能爲力急難之時；予智慧，爲饒益更多需要饒益的人。

仰天俯地，無愧於心，只是盡了個己的本份；既不是犧牲，也不是奉獻。

犧牲奉獻，運作於權利與義務之外；甚至無人獎勵、無人知曉；當然，更沾不上報酬的機會。

犧牲，包括了錢財與所有。

奉獻，包括了智慧和生命。

煩惱之說

煩身惱心，迷惑的根源，眾生總是拒絕，忘了身心造作，無非都是自己；誰爲之煩？孰予以惱？總謂：

「要不是他、她、它、或牠．．．」

應該知道，法謂「聲色」之惑，說音聲、行色，影響所及，全爲根塵作祟；若不分別，煩惱無從生起！

因此，行者修學，於煩惱中覓菩提；一旦煩惱生起，你該面對現實，刻意識知，冷靜探討，於研析究竟中有所發現；待到揭開了其中奧秘，你：

煩惱，怎麼會迷惑人？使人造作成業！
身心，怎麼會爲之迷惑？因何不能以之爲道！
如是修養、行持，盡形壽，何愁不能轉煩惱成菩提！
註：煩惱是惑，菩提是覺。

多看、多聽、多問

學佛之道，如理而知、如法而行，以達解行圓融的境地。

如何得解？如何修行？當以三多爲解行。

多看：於見識中蒐集資料，或經典、人事，皆是對象。

多聽：於聆聞中蒐集資料，或聽法、人言，皆爲利益。

多問：見聞中難免疑問，必須獲得圓滿要領；但是，同樣的問題，應該求教不同的對象，方能得到不同的利益。

如是看、聽、問，必能蒐集許多的資料；從中加以比較，自然有選擇的機會；否則，單一的解行，只能局限於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
試想：那豈不成了人云亦云，止於學「人」而已。

要珍惜、不要計較

珍惜現前擁有的，於己於他，都是饒益；基於生命與生活的價值觀，亦即佛典中所說：

人身難得，不要耽在是非、對錯、善惡等相對的分別裡；必須深入相對中去認識、瞭解，建立起正知正見；然後，才能將行爲的缺失，減少到最低程度。

佛法難聞，不要耽在名相、文句、註解等文采的皮表上；必須深入法義中去發現、返照，建立起實修實證；然後，才能將修養的境界，逐步地提昇更高。

珍惜，自己以及他人的色身和法身，於身的造作、口的言說、

意的起動；必須從事障礙的突破，轉煩惱成菩提、轉所知成般若。

計較，往往是發生於自我意識強烈之時，所謂得失、利害，無非是私欲的作祟；如果，不為煩惱所惑、所知障礙，必然擁有的，全是菩提與般若。

因此，珍惜的結果，是饒益的道。計較的後果，是感報的業。學佛的主旨，是道的修養，業的清淨；把握住了，受用無窮，錯過了，輪迴不息！

所以，要珍惜，不要計較。

般若之辨

般若，是了生脫死的依皈，是轉迷成覺的基因；是從相對的覺知，入達絕對的圓覺至極之境。

般若，依於知識與經驗為構成因素，展現於適時、適地、適機、適境的圓融之下；使人與事的問題，獲得圓滿的解決。

因此，世間法是知識和經驗之大成，是世俗的諦理與事相；出世間法是依於世間法從中探索和研究，但求有突破性的發現。然後，依於人與事的問題，覺知無明惑所，以般若之功而圓成真如實性，到達無上正等正覺的妙境地。

所以說：

般若：從相對而入於，絕對的依皈。

般若：從無明而轉進，覺知的基因。

般若：從世間而出世間的橋樑。

般若：從問題而顯真如的功德。

所以說：

學佛的旨趣，在培養般若。

學佛的目標，在追求菩提。

般若與菩提，是波羅蜜的功德聚。

例如：

沙石、鋼筋、水泥、板模等可以建造房舍，但是，必須有「水」的調和，「人」的調配；否則，不能混凝，發揮作用，永遠不能建造成房舍。

水，般若。

人，般若的運用者。

房舍是功德聚。

總合就是覺之果。

定不是麻木

定，於心念的起動而不亂。

定，制心一處，專注一事一物的行爲。

定，梵語「三昧」的概念，具正心正念、不散亂、或偏邪的意思。

定，世俗相對意識的知解，不以感性、理性而生分別。

定，於人與事的關係欲，不起污染、執著之心。

定，發起於「奢摩他」止，成就於「毘婆舍那」觀。

定，從修養而得，因欲念而失。

定，佛法修學行者，必具的基礎。

定，菩薩行道者，運用智慧的依憑。

定，成就道業的資糧之一。

修學佛法的行者！定的認知，不是空境、癡呆、更不是麻木；是心住一境，念聚一處，從事佛陀的道理與方法，以探究行深的一種力量。所謂：

心識不亂，運用思想。

境處清淨，發揮智慧。

入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殊勝境界，是爲「定」的體用功德。

因此，綜上所舉，可以發現：

不亂，是定之相。

清淨，是定之境。

止觀，是定之體。

行深，是定之用。

八關齋戒法之釋

不殺生，培養慈悲心；不是吃素、持齋。

不殺生，爲學佛者戒；學佛不是吃素、持齋。

在家學佛，不論何種皈依，都要不殺；但並不要求吃素，亦不定持齋。

三皈依五戒，並無吃素持齋的規定。

菩薩戒，同樣沒有吃素持齋的規定；但有授受八關齋戒法的作業。

八關齋戒法，源自中阿含持齋經。

齋戒，是以潔淨防犯爲旨趣。

八關齋戒法，又名八支齋法；其實，依內容而言，計八種戒、一種齋法，合謂八戒一齋。如：

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、身不塗飾香鬘、不自歌舞或觀聽、於高廣之床座不眠坐等，爲戒法；不過中食，是爲齋法。

凡菩薩戒行者，得受八關齋戒法；受後，每月作持八天；行法時，猶同出家者肅穆威儀。

究竟齋戒之意，戒爲防犯，齋爲不過時或不過中食；其中並無吃素持齋之斷肉等說，基於我國出家眾，住伽藍，自炊自食，故而要求斷肉食，卻不以吃素持齋而謂之斷肉食。

八關齋戒的宗旨，爲歷練在家學佛者於每月中，設八個關卡，八天中受持考驗，效行出家眾之修養；如是認識、瞭解，以突破世

俗的濁與犯，入清淨戒敬之境地。

慈悲的培養

不傷害他人，也不傷害自己；當然，最好是幫助他人得到利益。

因此，先從「不要一味的計較」下手，進而時刻提醒自己，要「珍惜現前所擁有的」。或許，有人要問：

「如何不計較？如何去珍惜？」

眾所周知，佛菩薩以「慈悲」待眾生；唯有培養慈悲之心，才能行於不計較、去珍惜的生命流程。

慈悲的旨趣，是生命流程中的內涵，建立在拔苦與樂的前提下；生命的關係者，不外「人」與「事」，基於相互間的運作，必然發動每一個體的欲望；因而，分別意識便隨著變化，產生不同的作用，展現於人與事的時空之中。

這，有意或無意的，問題發生了。

但，卻也是認識問題的時刻。

所以，當問題的時刻來臨，如果能夠面對問題的關係基因，從中著實的認識、瞭解，必定會發現許許多多的忽略。

什麼是忽略的？

一味的計較，從不曾珍惜。

假若，認識了計較，瞭解了珍惜；那末，凡所有的問題，隨即迎刃而解；人與事的內涵，將會是慈悲的生命流程！

您說是嗎？

非常的教化

過去的、現在的、未來的，何必斤斤計較？如果，能夠珍惜眼前的每一時刻；那末，生命中的過程內涵，將會豐碩無比，富裕安

和。

因此，山門開處，問你所爲何來。

若欲，荷擔如來家業，想想：憑什麼？！

若是，但求清淨無爲，勸你：畏因果。

若爲，換個生活方式，注意：他處去。

若果，看破紅塵世界，當知：度眾生。

所以，進入山門，一切放下，從新開始，老老實實，做個修學佛法的學子。尤其，這裡的宗旨：

清淨、莊嚴、澹泊。

這裡的家風：

不管人家對不對，

自己一定要對；

做對了，是應該的。

做錯了，趕緊懺悔。

能麼？來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

行者與常住

剃染爲僧，不止守者古佛青燈，僻居草庵，做個塵世隱者；必須脫胎換骨，突破自我，做個慈、悲、喜、捨的大乘菩薩。

因此，爲了做個完美的大乘菩薩；所以，僧伽之身，並具行者與常住的雙重身份，才能入於無生法忍的究竟境地。

何謂行者？如何兼具常住？或者說，何謂常住？又如何兼具行者？其實，行者與常住，原本是一體兩面，相提並重的僧伽事業；基於行者以伽藍爲安身處，以修養爲立命處。可想而知，伽藍安身，修養立命：應如何安其身、立其命，幾乎是不能分別獨善的事題。

眾所周知，安身，乃安其色身，不離四事供養，唯伽藍以爲庇護之所；立命，乃立其慧命，當以戒定慧三學爲依皈，伽藍構成護

法之地。因此，但作行者，不事常住，或但事常住，不作行者；於千佛山，身為派下子孫，是絕對不容許的事。就是說：

行者，身為常住的權利。

常住，身為行者的義務。

試想，但享權利，不盡義務；或者，但盡義務，不享權利，將會造成怎麼樣的局面？！即使出世之事業，仍然必須權利與義務並重，不可有所偏歧，耽著只有自我；何況，出世之道，必須突破自我！

隨緣、隨順、隨境

緣，是一種助力，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現象。

隨緣，於助力的運用，於環境的適應，於現象的調和。

順，不違逆、不排斥、不否定，頗具自然之性。

隨順，銷除障礙，不製造障礙，隨現前所有的人或事，順乎自然，不以勉強而為之。

境，意念之標的，包括了理想和願望。

隨境，自己或他人的理想與願望，以意念的分別而建立；分別的能力，關係所具備的知識和經驗；隨境之說，是依據如此的利害而為之，不以單純的自我而分別、以個己的標準建立。

因此：

隨緣，住正知正見，而不變。

隨順，順其自然，而不勉強。

隨境，不執著自我，為標準。

修學覺悟的行者，當以楞嚴經所說：

是因，是緣，是自然性。

非因，非緣，非自然性。

但此是非，不是相對，而是於因、緣、自然性，前提之下；如

何隨緣不變、順其自然、不執持自我。

處世之道

人生於世，人與人之間關係最爲密切；有所謂親情、愛情、友情、恩情等，近親遠疏，總在一個情字。基於情的交流，不免產生許多利害；自然，利害所及，問題重重，隨著發動，便是各型不同的是是非非。

因此，人生於世，少不了出入，是非之中。

因此，是與非選擇之時，有意無意間就沾上了是非，變成了是非人。

涉及是非，關係利害，人與人之間的「情」，也就變得複雜了；所謂好壞、順逆、喜厭、恩怨等等，弄得手忙腳亂；加上許多的無奈，使人感慨萬千。

或許，有人要說：

「人世間，本來就是這樣！」

然而，可曾想到：

「爲什麼這樣？」

這是人人不可忽略的問題，多少紛爭，全在於不肯探究「爲什麼」的關鍵所在。

當然，探究爲什麼須要具備修養，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；尤其較具深度，爲人所能接受的。但是，處世中，仍有可以去做的，人人能做的基本道理，那就是：

「不傷害他人，也不可以傷害自己；盡心盡力，去幫助他人，愛惜自己。」

這，可以說處世之道、學佛之道！

師僧責在道

師徒間，相處之道，莫以世俗情識，像父母子女間的關係，來維護彼此的共住；應該以超脫的師生關係，來維護彼此的利害。

基於佛陀住世時，依止者重教化，不在理性或感性上打交道；依止者亦以尊敬之心，奉佛陀為世尊，悉皆執弟子禮。

師徒間，可以肯定，亦如師長授業，解除弟子的迷惑，弘傳佛陀的覺悟之道。

因此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以人天所尊的師僧而言，應該是：

傳道：弘傳佛陀的覺悟之道。

授業：授予轉煩惱而成菩提道業。

解惑：解除眾生無始無明的迷惑。

行者！身為天與人之師，當知以何為範；切莫以名利的追逐為犯，而污染了佛陀之教，清淨、莊嚴、澹泊。共勉之。

莫染著是非

人與人之間的是非，知道的越少越好，最好不要知道；如果無意而知道了，最好的處理就是算了；否則，必然惹來許多的麻煩，以後的日子也就離不開是非了。

當知，是以非為相對，言非總是，是不離非，原就無絕對；因此，當你站在「是」的一方，已經與「非」相對了。

你說：

任是任非，如何分辨，總歸是非。

若欲脫離是非，不是不明是非，而是不可參與是非，也就是不惹是非；當然，你的角色，扮演的是：

明了是與非，不做是非人；

排解是與非，置身是非外。

如此，才是寂滅是非之道，遠離是非之圈；安安穩穩的面對是

非之世，做個清淨是非之人！

行者！願能深解，切實力行，當可發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法的洒脫

業，是眾生的生緣；眾生不同的生命現象，由於不同的業力所感，所以，生命過程中的種種際遇，無論是好或不好，都是緣業感而展現的酬報現象。

學佛的人，知道了這種現象的存在問題；於是，從佛陀的道理和方法中，尋找解決問題之道；於是，一旦找到了，即信心十足，一股道的熱忱，像激起的海浪，洶湧澎湃。

可是，道的熱忱，止於業的認識，業的清淨；一味地，但求如何轉業成道，弘揚所得，普度眾生。從來不曾走向增益至上的境，也就是：

「法的洒脫！」

如何是法的洒脫呢？

於業，不是畏懼、不在乎；是如何去清淨它，既不否定，更非無可奈何！

於道，依於佛法，正信正行，知解而實證，正勤精進。

於法，不是誤會，沒有些微的自我意識，或法的執著。

宗下強調：

「無相，無住，無念。」

其實，法的洒脫，就是面對業的存在，予以認識，進而瞭解，於中有所發現；然後，使之突破，達到轉業成道的目標。唯獨，洒脫是整體，不是自我，包括人我的洒脫；換句話說，就是：

看破，放下，於己於人，悉皆做到自在！

眾生我與菩薩我

眾生我，隨業因，順緣境，循業感，常住世間而遷流不息。

菩薩我，藉道因，識緣境，循願力，出離世間而慈悲行道。

業感，乃眾生輪迴六道的依憑，一方面承受因果的酬報，一方面承受中相續造作；因此，種子生現行，現行不離業。

願力，乃菩薩來去娑界的依憑，一方面宣導因果的關係，一方面於宣導中刻意奉獻；因此，現行薰種子，種子皆是道。

菩薩行者，效行菩薩，因地法行，如何轉業成道；乃是修習般若，運用思想之最，入於如來阿耨菩提，不二行門的旨趣。

因此，可以肯定佛陀遺教，告誡學佛弟子，行解脫道，確切是爲了化眾生我，成就菩薩我，圓具無上正等正覺的果位。

認取吧！莫蹉跎、抹煞，能成佛的人身，將會留下無盡的後悔！

自我的有無

學佛行者於心路歷程中，最大的障礙是強烈的自我意識；就像是影子隨著身體，遇到任何關係自我的緣境，便會頓然展現出來。

意識的內涵，雖然不是感性或理性，但總歸都是自我的情識作用；因此，佛陀的教誡中，提出來突破自我的指標，如金剛經裡所載的，開示行者說：

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」

又說：

「無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」

所以，於相也好、見也好，行者應該體取突破的關鍵，全在其中一個「無」字；無，不是沒有、否定，而是「不可以」的法義之中。

但是，要瞭解不可以的法義，必先深究「無」的因緣。例如說：爲什麼不可以？

不可以什麼？

應該如何才可以？

當然，這關鍵歸之一個「有」字；有，不是「無」的相對，不是自我意識的肯定，而是在於「有」的變化與作用；如果，認知了變化與作用的能所關係，攝取了變化與作用的功德效益，那末，便可以從中發現：

無，是有的突破。

有，能所的相應之妙。

從有，可以認清自我意識。

顯無，即能突破自我意識。

行者同道！欲突破強烈的自我意識？！

從有，顯無。

無能，有所。

有能，無所。

若爾了得，便已進入「應無所住」的禪那境界；不在乎自我不自我、意識不意識？！

希望不是妄想

希望是願，願的對象是自己以外的他；屬於利益他人的一種行為，其行為自始至終都是付出，不計代價，也就是奉獻與犧牲。

希望的實現，在於自己做了一些什麼，而且是有價值的內涵；不是但有希望的編製，其實什麼也不願意做；不是來去匆匆，懷著妄想，一味地局限於自我意識中的人。

肯定的說：希望是願，使願成為力量；完全地利益他人，而且是多數者能夠獲得的。

學佛行者，尤其是具足菩薩精神的行者，佛陀教誡說：

信、願、行乃慧命的三大資糧。

行者以大乘菩薩為典範，建立大慈大悲的德行；是利樂眾生，饒益群命為事業，當然，慧命的功德，不捨棄奉獻與犧牲；唯獨如此，才能達到希望的目的，使願成為力量。

切記，希望不是妄想，而是願的實踐！

分別與認識

是非、善惡、美醜，在在都是分別；不捨於自我的意識，抓住的是相對的世間法；好像不能推翻，卻也不能肯定。

對錯、良莠、好惡，全賴認識；歸功於智慧的運作，突破的是相對的出離法；有似雛兒脫殼，獲取更多利益。

分別是認識的基因，認識是分別的深入；依其基因，不致流於虛妄，深入探討，可以發現利害得失。

但是，如果僅是分別，無異是表現強烈的自我，陷於計較的諍辯之中；因此，深入的認識，始於分別中珍惜，攝取相對法的價值，出離平常人的許多束縛或造作的不安。

人生的道途上，所謂智愚的差距，應該是肯定於，分別與認識的價值上；進而發現價值的約率，必須了然計較或珍惜成份的比量。

行者，學佛的諦義，便是如此的方程式：

分別，止於計較，是業我。

認識，是珍惜，道我。

深思、慎行、共勉之！

功德效益

功是能，造作者是，屬於付出者。

德是所，饒益者是，屬於收入者。

能與所相應，功德，成為一種力量。

能所不調和，功德，成爲一種累贅。

功德之道，有賴布施；布施之法，則：

資生者，凡是資養生命之物。

慧命者，凡能除愚去闇之法。

無畏者，凡屬犧牲奉獻之行。

因是故，功能造作，德所饒益，有施有受；是一種力量，不是累贅，個中三昧，絕非憑藉，自我意識而任性之行爲！

愛憐、無相、三輪體空，布施總歸功德；唯以清淨，功德無量。否則，任何分別，所獲利樂有限；甚至積成福因，享受果報，福盡之餘，隨業墮落，那時只是一場歡喜，永無了脫之期。

所以說：

功德迴向，莊嚴覺悟聖境，方是大自然行爲，逕登無礙、常樂清淨之地。

把握情識的作用

身、口、意，是人造作之本，造作的原動力，自我的情識作用；情識緣起於欲，欲緣起於貪，貪的內容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

情識的發動，相應於外的，依色塵緣境而變化，相應於內的，依記憶經驗而變化；不同的變化因緣，形成不同的作用；但是，無論如何的不同，總歸都是「人」的堪忍苦果。

然而，人，從情識而來，隨情識而去，短短的幾十年，爲情識銷磨殆盡；幸虧，佛陀降世，慈悲眾生，廣弘覺悟之道。謂：

情識，雖然爲貪欲所迷惑，若能把握住情識的變化，轉有欲的迷惑，成無欲的覺悟；那末，情識的作用，便可以化業我而爲道我，必能入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勝境地。

如是行者，方稱如法的學佛沙門，所擁有的，必然是：

常住於自在，出離情識。

行捨於眾生，饒益功德。

於時空中，暢通無礙。

於弘願，寂默能仁。

同道們！學佛須信佛，信佛須修行；唯有老實修行，才能成就佛道。尤其是身為僧伽者，不僅要畢生將自我投入修行，更須以所有修行功德，也就是修行的知識經驗，幫助自己以外的他、或者她；而且，必須是佛陀的覺悟之法，不是自我的意識內涵。

應該做什麼

有這樣的人說：

應赴佛事，是為經懺鬼。

發展佛寺，是觀光事業。

廣行慈善，是沽名釣譽。

弘傳教義，是克盡本份。

培育僧材，是拒絕眾生。

老實修行，是個自了漢。

山水潛隱，是逃避現實。

好像出家人只許弘傳教義一途，其餘毫無是處；甚至貶以名聞利養，毀以不務正業。

大德們！可曾想到，除了弘傳教義，其他的可以捨棄麼？再想一想，自度度他、自覺覺他，應該怎麼做？何況佛陀之教，講求普利群命，饒益眾生！您說：

活著的需要，死了的需要，而且所需要的都不相同；是否？必須各種不同的人，提供各種不同的需要呢！

更應該想一想：

成為一位菩薩行者，是否應該：

有自度的基礎，才有度他的能力？！自覺覺他，又何嘗不是這

樣呢？！

請記取：

能力與所爲，在於不同的相應；切勿以一而概全，要出家人變成印刷物，從一個不變的模板中翻印出來；畢竟佛陀之教，也不是一個單純的製造者！

維護自尊

自尊，就是自己尊重自己。

自重，就是自己重視自己。

其實，自尊與自重，二者是同義而異詞的名相；於義理的內涵，應該是完全相同的。

人人都有自尊，卻不太在意自重，而又強調自尊；殊不知，自尊的建立，來自當然的自重；也就是說：

「要維護自尊，唯有自重。」

從來，尊重必具「貴氣」，貴氣不是名位的顯赫，也不是龐大的財力，而是有「可貴」的「氣勢」，值得他人尊重或重視；這其中，頗具潛移默化之功、默化之德，於他人是肯定的饒益，絕對的利樂。

因此，古人流芳千秋萬世，無不是以重視自己爲他人所尊重，逐漸的建立起維護的尊重，而受他人所重視；否則，自尚不重，誰爲之尊，於他，何尊之有？！

大德行者！如果，畢生能時刻的重視自己，顯然，也就是在時刻的維護自尊；學佛之道，何嘗不是在學習自重，修養值得重視的本錢！例如：

學戒，旨在不犯。

學定，旨在不亂。

學慧，旨在不癡。

倘若識取「無漏」源於「戒、定、慧」的修學，那麼，「貴氣」

的功德，即可發揮成力用；如是，行者所有，就是具足「自重」圓成「自尊」了！

事相與意境

事相：情識的分別。

意境：理性的認識。

譬如：

「你為什麼痛哭？」

「他打我！」

第三者以為：「為什麼打他？」

旁觀者發現：「為什麼被打？」

這些都是事相上的分別，總不離是非或對錯；但是，深入的認識：

打者，有一個我。

被打者，有一個我。

第三和旁觀者，分別有一個我。

若是：

「我為什麼要打他？」

「我為什麼會挨打？」

那末，第三者，旁觀者的「我」便不會生起；同時，「我」不打，「我」不被打，則「我」亦不會生起。

如是，我無我，是非和對錯俱不起。

如是，沒有事相的發生，自然無從分別。

即使，事相已經生起；如果，不從分別而計較，反而，分別中認識；同樣，諸我亦將消失，是非和對錯亦不會生起。

這就是從事相而知，自我的意境，從意境而覺，自我的真義。

也是：

沒有問題，不製造問題。

有了問題，化解問題。

獨處隨緣

獨處不是孤立，是爲了有更多的時空，將身口意投入修養；使得自己不至淪於智慧的貧窮，做一個同於凡俗的出世行者。

孤立是消沈的意識型態，往往只是爲了逃避一些什麼，認真的時刻，幾乎等於零；其實，這種型態的人，究竟起來，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答案，甚至問題所在！

因此，「什麼」的「疑」，「究竟」的「知」，加起來才有「覺」的機會；否則，生活中擁有的，只是罔措的迷惑。

隨緣不是攀緣，攀緣是有所爲，隨緣是有所不爲；身爲出世行者，於家業的責任，原是不可以捨棄眾生，必須饒益眾生。

饒益於「有所」是「功德」，不攀緣，是無分別心，以功德饒益眾生必須隨緣；因此，出世行者荷擔如來家業，少不了隨眾生緣，以如來功德給與饒益。

功德來自修養，修養的內容是「覺」爲標的；欲使如來功德而能饒益，必須化如來成爲自己的，也就是吸收而後消化，方能圓成力用；所謂融會貫通，圓滿具足，來自正勤的修養！

因此，出世行者的兩件事：

獨處，利用時空修養，般若波羅蜜。

隨緣，饒益功德從事，檀那波羅蜜。

想一想，做了多少，無論是於己於他，切莫空過。

閉關的知見

在中國的佛教叢林生活裡，對於「十夏」以上的禪行者，或者

是「靜思」的修行者，往往享有獨處潛修的方便；也就是所謂的「苦行」，或者稱作頭陀行。通常，傳統式的方法，大約有如下幾種：

一、語禁：口業是十業之四，行人爲修養「說」的功德，惟恐造作惡的口業，故有行修語禁的法門。

二、食禁：食爲五欲之一，因貪食而危害健康，尤以腸胃負荷過度，以及營養過剩、油脂過多、偏食、精食等，最容易造成疾病，毀傷色身。

三、足禁：偏好遊化，結緣攀緣，願之所繫，不能捨諸善緣；故設「界」局限行止，以不逾越界線爲範疇，仍能隨緣接引眾生，廣結善緣行「足」禁之法。

四、關禁：爲行度化，自感修養不夠，故取獨居，遠離塵俗，暫捨眾緣；設三年、一年，關禁潛修，增上學行，務期精進而達勝境界，是爲關禁的旨趣。

（註：中國有生死關禁之作，係以行將捨報爲時機，設三年或一年爲度，於關房中究竟解脫，如臺灣的慈航法師。）

總之，行禁之道，非同小可，乃是沙門必須體驗的歷程；是清淨身、口、意的實務修養之道。因此，禁制的法門，不僅是維護修養的正常作法；更是於自我修養的不足，行潛修精進，作爲懺悔的方法。

懺悔之道

梵語懺摩，意謂：包容與寬恕的要求。

心地觀經說：若覆罪者，罪即增長；發露懺悔，罪即消除。

懺悔有三種方法：

一、作法：向佛前，披陳過犯。

二、取相：自心中，深悔過犯。

三、無生：深悔後，不再過犯。

懺，是檢討；悔，是改過。

懺悔，不是陳述認錯，道歉了事；更不是期求包容和寬恕，所有過犯即可心安理得；必須在懺悔之時，自新虔誠，發動真實的意念，生起如下的懺悔之心：

一、慚愧心：不要歸咎業重，確知修養太差，慚愧自己惡劣行爲。

二、恐怖心：過犯傷害戒行，造罪自設道障，時刻警惕惡劣行爲。

三、厭離心：生命短促無常，染著徒耗時光，厭離毀道惡劣行爲。

四、菩提心：難得擁有人身，更有機緣聞法，怎能輕忽菩提大道。

五、報恩心：四恩深如浩海，佛陀慈悲度我，想想如何回報眾生。

六、平等心：現前人倫莫忘，無始父母勿捨，愛憎敬厭都是親情。

七、罪性心：罪本無有真性，行爲過失偏差，造罪只因染著緣境。

如果，能夠忍恕於人，一切過犯行爲都不會發生；在修行覺悟的道路上，必能化坎坷爲平坦，心意識裡，輕安喜樂，行爲運作，灑脫自在！

同道們！懺悔得安樂，即使現前並無過犯；無始以來，須要悔改的太多了，何況欲想檢討莫明的過去，真無從下手哩！不過，華嚴的普賢行願品告訴我們說：

我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
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

要問爲什麼

菩提就是覺悟，覺悟的層次很多，例如：

一、名句：一念破無明。

二、解釋：一個意念的生起，便可以破除所不明瞭的。

三、請教：爲什麼呢？

四、例示：當你走在街上，迎面來了一位似曾相識的人，卻又想不起來在那裡見過，連姓名都記不起，他到底是誰呢？

五、思惟：有兩種可能：1、向身邊的人詢問，可能獲得揭曉；但是，卻不屬於自己的。2、整理思惟，從記憶中搜索；當然，也可能獲得兩個答案：1、根本想不起來，2、忽然開啓記憶，一念生起，無明不就「破」了麼！

不過，這種所得，於覺悟的層次，是那麼一點點；必須瞭解，覺悟的最高境界是沒有缺失的，是總體的圓，渾圓的球狀。但是，也不可忘卻，總體的圓是許多不同的、平面的圓組合起來的；每一平面的圓，又是許多的點與線聚合而成。因此，即使所得的覺悟，只是那麼一點點；如果不斷的累積，終究，可以達到從平面至總體的圓！

學佛的行者，爲了面對現實，既不能逃避，又不能否定，許多的無可奈何之下；唯有培養智慧，修學覺悟，才不至一直處於無明、迷惑裡；當然，如理的知、如法的行，循著可以解決一連串「爲什麼」的佛法，只有迎著「爲什麼」而下功夫。

因此，你必須去探討、究竟；而且，一定要問爲什麼？才有機會化解許許多多的爲什麼呢！

肯定的說：不是一味地教化，須要智慧的教法！

不要開廟店

神道之屬，以香火鼎盛表示神明威靈，可以有求必應；現前廟

堂林立，香火鼎盛，熱鬧非凡，似乎每人都能有求必應。

如果，因此使某些野心人士加以利用，能達到兩種令人忽略的目的：

一、是開發財源的最佳途徑。

二、是掌握票源的可靠門路。

因此，原有的「拜拜」宗旨與精神，逐漸地蛻化變質，使得一份神聖和莊嚴，流於粗俗和勢利；甚至相互之間利害爭鬥，造成百弊叢生，而達競相發展，滿足少數人的地步！

廟店的流弊，似已形成傳染性的疫症，影響所及，朝著佛、道、耶、回的殿堂侵入，大有難招架之勢；再過些時，各教的神聖宗旨，莊嚴精神，洵然，勢必成為一貫道「統」了；到時，流於腐爛的「信仰自由」，完全誤解的「刻意」之下，恐怕佛陀、老君、上帝、阿拉諸尊，都將哀歎悲泣，無可奈何了！

宗教、民間信仰、民主政治、憲法精神，從來因勢利導，上承傳統，國際公認；在有教義、教堂、教徒的具足條件之下，是肯定的，屬於此一自己所建立的宗教，從事社會的精神建設、人民的心理建設工作。

國家、民族或地區的，利樂而發揚教義，相應「勢導」，絕對不是形同商業行為，以「仿冒」方式，大發利市；何況時下、國際性，人人不齒的仿冒行為，已經到了老鼠過街的地步！

同道們，既以「正道」自居，理當如何行道；是否應該強調教義！維護教義？發揚教義？如果，自身都能行於傳統教義，更能大行正道，則舉凡「弊」端，無論政或教的本身，都不會發生愚癡的情形、傷害的現象，以至莫明的誤解。

您說呢？！

這不是單純的政教問題，尤其是現前國際局勢，無論是任何有形或無形的戰爭，幾乎都已經涉及到政與教了；有識之士，請認取，切勿製造紛亂，毀壞了已有的安穩與祥和哩！

計量理論

什麼是計量理論呢？

計，計度；量，衡量。

依於自己的知識和經驗，計量人或事所發生的問題，表現自己的看法，強調自己的觀念；甚至否定傳統，卻又說不出，可以替代傳統更好的方法。

這種思想的發表，有的稱作創意，名為革新，有的什麼也不是；但，都不離自我意識、推銷自我。

因此，時下流行「拉風」，無非是「知名度」的嚮往；以強烈的自我，而計量於人、事，以至這個世界：

說人，應該怎麼樣，不可以怎麼樣；最後，卻應該也成不應該，不可以也成可以！

說事，別人做，不應該做不好，必須克服困難；輪到自己，口口聲聲，不是不肯做好，實在困難太多，甚至可以找出一百個理由，掩飾自己的無能。

說世界，涉及利益的，他有權；涉及責任的，他無權；涉及義務的，他有藉口；似乎他就是上帝。

或許有人說：

「這不就是自私嗎？」

其實，計量不成理論，原是人之常情；如果執著自我，強調觀念的話；那末，確然是完全的自私者。

因此，少計較，多珍惜，是個修行者。

如果，更能做到不管人家對不對，自己一定要對，做對了是應該的，做錯了趕緊懺悔；那末，計量的理論，便可以改寫注釋了，謂：

不要傷害別人，也要保護自己。

能幫助他人，應該盡一份力量。

學佛之道，就是必須面對自我；於起心動念之時，欲認識、瞭解；更從中有所發現，終究，定能突破自我；使得計量遠離感性，利用理性，轉變而成利樂的覺悟之性。

自我的價值觀

推銷自我，必須具有高過他人的品質。

強調自我，必須擁有超越他人的憑恃。

堅持自我，必須效率勝於他人的原則。

維護自我，必須效益優於他人的價值。

人，往往活在濃厚的自我意識裡：

有時，爲了保護自己，卻會傷害他人。

有時，爲了幫助他人，卻會傷害自己。

什麼時候？不傷害自己，也不傷害他人；而且，還能盡一份心，使他人得到利益！

品質，是肯定自我的價值。

原則，是衡量自我的憑恃。

然而，品質是來自修養，如同琢玉成器；原則是周詳訂立，如同效仿商品。

假若，自我的品質高、原則好；那末，何患不得尊重、不成珍貴呢！不然，即使推銷、強調、堅持、維護；終究，局限於毫無意義「業」的自我裡。

行者！自我的傑出和偉大，不是一味地表現強烈的自我，而是如何發揮其價值，使得眾生能夠享有實質上的饒益！

佛陀以慈悲爲懷，行者修學佛法，應該知道佛陀的意旨，即所謂：

普利群命，饒益眾生。

眾生有盡，我願無窮。

想一想：

自我，畢竟是什麼樣的成份？

品質的價值，是隨業而轉？抑或轉業而成道？原則的憑恃，是知識與經驗的累積？抑是紙上、口頭上的發揮？

您！最好是做一番較為理性的探討，然後肯定自我的意識，展現於眾生的饒益功德之上。如何？！頂門具隻智慧眼，能看清楚別人，也能看清楚自己！

身份、立場、觀念

修學行者，在荷擔如來家業的前提下，不可忽視了自己的身份，是出家？在家？各具不同的立場，表現不同的身份；尤其是出家，有著人天師範的至高地位，必須擁有可以為人、天師範的修養。

以身份，確定立場。

以立場，表現身份。

以觀念，肯定修養。

正道的行爲，依於理法的正知、正見、正行，建立起觀念，然後解行並進，是爲行者修養的肯定。

明朗的立場，依於觀念的本起、法行、目的，維護其修養，然後事理通達，是爲行者內涵的價值。

嚴肅的身份，依於效用的表現、功德、值率，完成於饒益，然後三輪體空，是爲行者奉獻的精神。

因此，必須有如下的認識：

身份，以戒爲基礎，才能圓具行者，奉獻精神。

立場，以定爲基礎，才能圓具行者，內涵價值。

觀念，以慧爲基礎，才能圓具行者，修養肯定。

戒、定、慧是教界的三無漏學，亦是學佛行者肯定修養、展現

內涵、莊嚴精神，的不二法門；如果，真能行修圓具，那末：

戒，於犯而能不犯，是行者的奉獻！

定，於亂而能不亂，是行者的內涵！

慧，於癡而能不癡，是行者的修養！

同道們！這不是教條、口號，是真實的語言；既可以不負自己的身份，又可以發揮自己的價值，展示其至高無上的立場，更可以饒益眾生，無虧天職！試想看：

我，是什麼身份、立場，應該展示什麼觀念呢？！

心平靜氣的多想一想，不要憑受想，相應於色蘊，發動於自我意識的行識！

沒有自我

出家佛子，荷擔如來家業，為天人師；應該具備的人生觀，必須是完全的沒有自我；無論是自度，成佛、菩薩，或是度他，而饒益群命。

如何是完全的沒有自我？

在表面，似是消極的行為。

於實際，卻是積極的作法。

譬如「孝道」，以子女捨親為僧伽身，世人往往認為不孝；父母生養之恩未曾酬報，卻棄置不顧，但以個己行為，太過自私。殊不知捨俗出家，是暫捨「小孝」而行「大孝」；正因為父母恩重，必須感恩圖報，所以更不可忘失了無始以來，生生世世的父母；除此，重恩的對象，尚有國土、國主、師佛等恩德，悉皆虔誠酬報！

為什麼呢？

國土，是寄生之處，有國土才能建立家庭。

國主，治理國土之人，國之安危關係家庭的安危。

師佛，人類智慧的開啓者，眾生的無明迷惑，均賴智慧的突破。

因此，古有名言，謂：

出家事業，非將相之所能爲。

爲什麼呢？

基於出家佛子，必須遠五欲、離八風、從事三學、五明、十德的修養，爲道法、眾生，犧牲奉獻，完全的沒有自我。

同道們！如何才能做到呢？

面對慣於染著而起分別的「自我」，當受想發動之時，最可靠的辦法，就是：

認識清楚，問題的緣起。

瞭解透徹，變動的內涵。

以五重唯識的觀法、三摩鉢提的禪法、天臺止觀的教觀、緣起性空的中觀、法界無礙的諦觀、觀無量經中的十六觀法，舉凡佛陀之教，諦審覺照，必然於中發現，可以把握完全的沒有自我！

大德！唯有突破自我，才能發揮意識效用。

尊重就是信任

現代人的尊師重道，取師長所說之道，不受爲人處世之教；何以故？自我意識太過強烈故！究其原因，總在「功、利」圈子裡打轉，忽視了功利之外，尚有許多的未知！

其實，師之所以爲師，是具有許多的知識和經驗，爲人之師；不然，師的詮釋，何以作如是說？

傳道，所傳何道？！

授業，所受何業？！

解惑，所解何惑？！

因爲，「人」有強烈的自我意識，論知識，乃「師」應傳之道；論經驗，不一定有業可授；何況，時潮變化太大，很可能已經不合時宜了。至於解惑，「師」不妨作「有應公」罷！待我有所要求時，

「師」不知「三個臭皮匠，勝過諸葛亮」的話麼？！

從佛法的觀點，現階段的人，大多數是這樣：

道，我佛慈悲，請「師」開示。

業，我自分明，忌「師」提示。

惑，我有求時，煩「師」方便。

這，就是「師、生」的關係嗎？！

大德們！自我不是「專利」、「功利」不是獨享，「酬勞」是「回互」的實務學；現前的「教、師、學、生」關係，就處在如此「不應該」的時刻！請多想一想：

癥結之所在，應該如何面對呢？！

老禪師說：

道乃淨業之道，業是障道之業。

如欲轉業成道，須先於惑明了。

講經說法的理念

佛，是覺悟的意思。

佛法，圓滿覺悟的道理和方法。

我佛世尊，就是曾經圓滿覺悟的聖者。

佛陀的教法，正是開示圓滿覺悟的道理和方法。

那些是佛陀的教法呢？

總括有十二大部：契經、重頌、諷頌、因緣、本事、本生、希有、譬喻、論議、自說、方廣、授記。

佛陀遺教中的道理和方法繁複，非僅是文義必須善解，法義更是不容差錯；因此，出家佛弟子，很自然地成為，荷擔如來家業的專業人員，從事「弘法利生」的神聖工作。

但是，欲推行這份工作，當然，在道理上須要融會貫通，方法上須要圓滿無礙；然而，如何才是融會貫通、圓滿無礙呢？！

肯定的說：

能夠化佛陀的語言，

爲人類的語言，爲人說法。

換句話說：

依經論中的文句、名相、頌偈等語言，不經過消化，而以照本宣科的方式，介紹佛陀甚深微妙的教法；既不能弘揚法義，復不能利益眾生，當然不能說是弘法利生；即使勉強的認定，亦是依文解義罷了！

參學之道

行者參學，不可以依賴之心親近善知識；往往，多少行者把善知識當做佛學辭典，甚至字典；求一問一答，得解字義或名相，殊不知求學典籍，應自習工具書爲參考，方是爲學之道。

那末，善知識於參學者，理當建立如何的認定呢？禪和的意識如下：

一、研讀經論，字義和名相之外，關係法義的奧旨，必須請教善知識，化解一連串的疑難，也就是爲什麼？！

二、聽經聞法，或有不解、異議的地方，必須請教善知識，重複解釋所疑難，究竟是爲什麼？！

三、啓請開示，切勿囫圇吞棗，不求甚解，應該請教善知識，以虔誠謙遜的心念，化解疑難中的爲什麼？！

行者大德！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善知識也！具足啓發、示導、釋疑的智慧；是問題的化解者，卻不是替代、依賴者！

愛語攝

人的聽覺分別，不可以說「不對」，但可以誠懇的告訴他「錯在

什麼處」。常言道：

「人，不一定喜歡戴高帽子，如果把話說得中聽一些，總是令人舒暢的！」

其實，話，好不好聽，並不在乎言句的含意，卻非常在乎說的語氣；從來，古今中外，凡屬有情眾生，無不是依「聽覺」的感受，決定自我的分別意識！

雖然，眼睛所見，更容易混淆自我；但是，見了之後，往往會找機會，印證所見的真實性；基於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聞，是「人」類不容否定的意識作用；即使，「色、聲」的塵境，原本來自個己的「五蘊」變動，也沒有人願意循「受、想」之時，作一番慎思諦審。

因此，語言為溝通情感的橋樑，從事語言的修養，幾乎是人類必修的課程；就像是吃飯必須注意營養，最好是瞭解吸收者，是否能夠消化；不然，亂吃、猛塞，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後遺症。

懂得了這些道理，應該瞭解為什麼：

「說話，是門境界最高的藝術。」

佛門同道！如果有心從事「度他」的工作，立意成為大慈悲的弘法者；請注重，修養平常待人的「口德」，方能建立令人「信服」的道德莊嚴！如果，趁一時的「快感」，即已經在「拔舌地獄」掛了號，遑論是身為人天師範哩！

切莫小看了。

因果不饒人，是佛教「化人」的經典之作，任誰也不能「抹煞」其利與害；尤其是荷擔如來家業的僧尼，請先從「口語」下工夫，培養你必須具備的語言力，最好能達到以「愛語」攝伏眾生的境界。

學佛知見

佛陀說法，以「開、示、悟、入」而導眾生，行於菩提大道；但是，去佛時遙，知見紛紜，無所適從；後學行者，縱然依「法」

不依「人」，而所依之「法」，如何建立辨認「是法」歸屬正知正見呢？！

於是，考證、辨偽等應時而現，說真道偽，眾說紛紜；言「偽」者，提不出反證資料，說「真」者，但取現有典籍；結果，依然「自說自話」，不離現前、分別現前、反對現前、固執現前、在「現前」裡打轉兒。

因此，學佛行者，知見的建立，不免分別意識，與其在現前裡打轉，不如「把握」現前；依據自己的興趣，憑藉所具的條件，在適合的前提之下，把握住有限的時間和空間，精進於正勤的修養，爲道爲業，如實行持，方是正覺之道！

切勿欺師滅祖

欺，以「負、辱」相向，輕慢之心過也！

滅，以「毀、殘」破壞，橫蠻之行過也！

學佛之人，學戒，唯求不犯，學定，唯求不亂，學慧，唯求不愚；是爲住心菩提，行於覺道者也！

中國人投師學佛，宗旨固立三寶爲依皈，然師佛、法、僧之道，仍在「色、法」二身，不捨「知識」而予護、囑，得承教、誠而與之處；故「依止、參學」之舉，立一日師，終身父，流傳誠信之句！

依止，在求學理法，參學，在求證知見，其間有修養與比較之義，卻無忤逆毀侮之情；師授弟子以教，化色身爲法身，恩似山海，德逾嚴慈，焉有「負、辱、毀、殘」之理？若不然，則爲師有愧，乃教之不嚴，太過於慈，仍屬師之過犯，責無旁貸，難辭其咎！

即使弟子等業障深重，畢竟彼爲求學之輩，未具求證之能，故仍屬過失，猶缺救方；當以檢討爲趣向，重複改進其教法，入於「真善」境界，始爲度眾之知識！

然雖如是，爲師過犯，弟子者，可以遠離，另覓知識，求學佛

法；切不可相向毀詆、侮辱，成欺師滅祖之輩！
切誠，慎勉。

經得起考驗

寺院庵堂，是僧伽生活的地方；當然，生活就有規範和法則。
規範和法則是常住們共立的公約，於律儀中關係到止持與作持。
時代雖然在不斷地變遷；但是，僧伽總歸是團體，團體少不了維護的法則，共處的規範；不然，一盤散沙，任聽個己，必定淪於懶散、脫序、任性、胡作非為；久而久之，變成「外僧內俗」，標準的寄生蟲！

因此，所謂現代人爲現代僧，只不過借現代的名義，強調完全的自我意識而已；其實，教內的「依教奉行」，無非是提醒行人，凡所有言語、行爲、意念，都必須如法適度。老僧以爲：

不守規矩的人，怕規矩；

肯守規矩的人，學規矩。

同道們！僧寶爲天人師，沒有理由可以強調自我意識，更不可以自以爲是；必須想到，爲天人師，究竟憑藉什麼？！好好的、冷靜想一想：

時間與現實，在你的機緣際遇裡，能夠經得起幾許考驗？！

生命的價值觀

成就，是希望的落實。

人生於世，在短短的幾十年旅程中；生命遷流於時空的變化，總都擁有不同的希望；只是，有的成就、有的幻滅。

因此，唯有使希望落實，必須追求、創造、奮鬥，促使成功，才能圓滿生命的價值觀；也就是說，刻意地達到希望的目標，才能完美成就感。

人，最忌諱的就是浪費生命，活在希望的幻想裡，扼煞每一個必須珍惜的時空；爲了把握成就，圓滿落實，最要緊就是在時空中，運用思想，發揮智慧。

將有限的生命，投注可以抓住的任何機會，利用個己的潛能，務期成爲「希望」的力源，臻於「成就感」落實效益的世界裡。

成就，其實就是生命史上的記錄，幾十年的生命史頁中，誰都在刻意的創造各種記錄；如果，史頁中的記錄資料充實，生命的價值便自豪的表現出來；相反，所顯示的盡是頁頁空白，那末，所擁有的生命毫無意義，所經歷的時空，即是完全的浪費！

可見，希望的落實講求價值，不是一些成就感的滿足而已。

三學之識

學戒，爲了防止過犯。

學定，爲了面對散亂。

學慧，爲了避免愚癡。

如何學戒呢？

從見聞中，認知貪欲的危害，不可犯，必須持戒。

如何學定呢？

從止觀中，修養瞋恚的影響，不可亂，必須習定。

如何學慧呢？

從思慮中，警覺愚癡的後果，不可迷，必須修慧。

佛陀立教，戒、定、慧，三無漏學針對眾生，於身、語、意三者的造作行爲，發生難以避免的缺失；促使依法修養，臻於完美，以至圓滿的境界。

如是知、如是學、如是修行，即是「如」佛陀之「法」，依佛陀之教的「不二」法門！

唯佛獨尊

佛，是覺悟的意思。

佛法，是促成覺悟的道理和方法。

信佛，當然不是迷信。

學佛，必然追求覺悟。

成佛，肯定成就覺悟。

基於這種立論，很容易發現：信佛，只要去學習，最後一定可以成佛。

但是，佛教以外，無論任何宗教，即使信，而且學，卻不能獲得相同的結果。

眾生因業而迷，業是自己所作；未學佛以前，隨業輪轉不已；一旦學佛，便是追求覺悟，突破自我，遠離迷惑！

所以說：唯佛獨尊，因為迷，是自己所造成；能夠覺，自己要去學習，或者修養行為。因此，佛陀降世之時，說：

唯我獨尊！

行者的方向

學佛行者，為調適貪、瞋、癡，而修學戒、定、慧，有所謂「淨業」與「修道」的事業；其實，淨業也好、修道也好，無非是為「生、死」大事，而「了、脫」之行。

了生之道，在於轉業惑成覺悟，知煩惱現菩提；打從皈禮開始，學道理、行方法，面對現前的「人、事」，注重個己的起心動念，無論是感性或理性，皆作適度的調理，才不至淪於舊業未了，復又造作，使得無始諸業，隨緣而感，隨之而循環不息。

當然，這些說詞，人人理會；但是，一句「面對感報，歡喜承

受」，想想，歡喜得起來麼？！如果，能夠做到強烈的自我，稍微淡泊一些，可以稱得上「不容易」！何況，學佛行者，時刻都在為「突破自我」而精進，才是不折不扣的沙門！

基於改變自我，原是人生旅程上，最痛苦的事，遑論是徹底突破的事業！

因此，行者的修養，以自我為方向，所謂「了生」的前提；假使，不能把握本起和法處，將所學的道理和方法，運用於「自我」之上，卻以挑剔「他我」，無異成了反行其道！

從來，多少大德，懂道理、知方法，不能作自我的修養，好像「解」不必「行」，教他行，才是「度」的重點。

殊不知以何「德」而成其「功」，就像是巴士司機載運乘客，除了應該具備駕駛條件，熟知交通規則，隨時注意路況，更須擁有初步（一、二級）排除故障的能力；然後，才能順利而安穩的「度」乘客，從此地而至彼方！

您說是麼？！

問題與答案

自我意識的肯定，從現象上看，在於問題與答案；好像是「問、題」襯托「自我」，答案完成「意識」；無論是自己的、他人的，甚至除了「感性」之外，連「理性」亦包含。

其實，學行佛法的人，自我意識的肯定，在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的遷流變化；雖然，其間不離於問題與答案，但是，必須確定當問題獲得答案之時，可曾發現答案中仍舊有問題？

因此，行者修行，除了通常的問題與答案不捨棄，必須耐心、恒久，從事五蘊的調適功夫。何者是五蘊的調適功夫呢？

色蘊起，是色心相應，人人皆有的分別意識；問題是分別生起之時，必須注意計較、執著，是否經過認識、瞭解；也就是，調適

之道，不是在色蘊中鑽牛角尖。

受蘊起，是因色蘊而引發的感受，必然的分別意識，將作如何的處理？這之後：

想蘊起，有「我、法」的不同；如何認識強烈的自我？如何瞭解執著的法相？此時刻，千萬不要忙於行爲。

行蘊起，受想於「色」的問題，已經確定了答案；如果，行蘊未起之前，在「受、想」上多下一些功夫；那末，便已經做到了「想、行」之間，調適功夫，有了「間隔」的修養。

識蘊起，結果的展現，無論是業、道，這個時候，已經不是懊惱、後悔，安心、得意的分別意識，是問題所完成的答案，於答案中仍然有問題？！

信仰的選擇

宗教，少不了以「神」的偶像型態，誇張「信」的依賴，完成追求理想的意識，達到心理上「無奈」的滿足感。

因此，頗具迷信取勝之道。

佛，雖然以「教」的姿態，建立「信」的宗旨；但是，具備了「法」的智慧大藏，以「道理」建立知見，以「方法」幫助修養，務期從「迷惑」中突破出來，達到圓滿而徹底的「覺悟」境界。

因此，佛是覺悟的意思，學佛是學覺悟；佛法是幫助覺悟的方法，肯定以「智慧」爲大前提。

因此，佛陀的註釋，應該是：

智慧加覺悟，即等於佛！

朋友！想想看：

您的選擇如何？！

根見、見見、性見

眼睛，除了用來「看」事物，還須要能夠「分辨」事物，深入事物的內層，瞭解事物的真實面目。

所以說：

世間人，以眼睛看事物。

佛法中，以眼睛見事物。

因爲：見的理念，講求「根見、見見、性見」的不同！以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等，皆具足如是的理念。

因爲，世間人的眼睛，交付給「直覺」的「業我」意識；而佛法中的眼睛，究竟於「道我」的「修養」功德！

因爲，業我，是依憑感性的「受想」而作肯定；道我，是依憑理性的「調適」而行抉擇。

所以，根見，是世間的現象，見見，是修養的功德，性見，是出離的境界。修行的人，不捨根見，必入見見，方得性見，始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。

容忍和謙遜

虛榮和驕傲，是蠶食快樂的兇手。

快樂的泉源，來自容忍和謙遜。

學佛行者，講求修養慈、悲、喜、捨等四無量心，無非是發揮生命的價值；以六波羅蜜法，增上菩薩入達「現實」行修中的力量。基於天人師的事業，在廣播佛陀教法，饒益無邊無量的有情眾生；因此，所面對的，都是各種不同「業力」形成根器的眾生，必須具備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、隨緣喜讚、盡心淨捨，四種佛菩薩胸懷。

容忍，導引眾生的過程中，不是害怕或討好，是寬恕、善待去維護；行者面對眾生是幫助眾生，但求眾生獲得利樂，如何從無明中能夠明了，不爲現實的困惑和無奈而束縛。

因此，忍行之道，稱做波羅蜜法的一種。

謙遜，是為人處世的美德，是行者必須具備的修養；所謂和藹可親，令人好感，謙遜的言行，是最堪信賴的表達方式。

因此，四攝法中說愛語、同事，便是最好的法行之諦義。

大德們！學佛行者，於身、語、意的造作行爲，講求如何清淨、轉業成道，就是使煩惱障能夠銷除，所知障能夠化解，顯現無上正等正覺麼！

提醒你！

容忍，當培育寬恕。

謙遜，展現你的修養。

共勉之？！

慧命與生命

把握時間、利用空間，是珍惜「慧命」最好的方法；同時，也是發揮「生命」價值最可靠的行爲。

時間如流去，隨著不同的環境逐漸消失，唯有認真的把握，才能從事更多的工作；無論是奉獻時的付出，索求時的籌量，以至遠諸物與的精神修養。

空間無定相，卻充滿了物質與精神的資源，必須刻意的像蒐集破爛的拾荒者，才能擁有繁多、不顯眼的財富；即使只是一些破舊和爛損的雜物，卻能成爲再生價值的利益。

累積如聚沙成塔，必須要有沙可聚。

於時間中，把握每一個現在。

於空間中，利用每一個點滴。

若能如是，畢生可以擁有慧命，更不浪費生命！

吾輩身爲行者，以三寶之尊而莊嚴姿態，切不可忽略了，必須具備的內涵；如山中靈氣、水裡龍蹤，方爲珍且貴，是謂寶。

僧伽的落實

這是承繼歷史，從事延續使命「人」的世界。

有創造、改革、奮鬥。

有善惡、是非、對錯。

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競爭。

但是，出塵僧伽，雖然不能否定相對的現實世界，卻也不能捨棄從「認識」與「瞭解」中學著突破；因為，「計較」與「執著」的原動力，來自參予相對的自我意識，或者，是未經調適的五蘊變化。

因此，僧伽之所以出塵，全在於調適五蘊，不至成為相對的參予者；也就是能夠修養自我、意識分明，步向突破相對，進入絕對的境界。

因此，當五蘊變化之時，僧伽不可依「色蘊」，而「受、想」，而「行、識」；應該從「受、想」深入「色」之所「蘊」，方能入於突破「時、空」的領域。

人的世界，多苦厄和災難。

出塵者，不能遠避人群，逃離世界。

因此，只有憑藉佛陀教法「戒、定、慧」的修養，面對「人、世界」，從「認識、瞭解」中，突破「計較、執著」；圓具，無上正等正覺的殊勝境界，方能稱得，荷擔如來家業的真僧伽！

覺悟之道

人往高處爬，免不了越爬越辛苦。

水往低處流，很容易愈流愈走樣。

辛苦也好、走樣也好，止於行為現象；問題是為什麼爬，辛苦的爬，目的何在？流得走樣，又是為了什麼？

如果，說「人」的「生」相，譬如：「人生」的歷程，高處、低處，甚至平坦、坎坷，在「行相」實際價值上，應該是取決「相對」的認識、瞭解，不是一味計較、執著；因為，相對的任何一面，一旦深入究竟，將會很自然的發現有效益，影響「人」的一「生」。

因此，生的現象，在哲人的思想觀念中，往往「爬」的有勁，「流」的無聊；但是，佛法的理念裡，如何突破相對，圓成絕對；就好像「是、非」的明辨，而不是選擇性的參與。

人，具「眾生」同異之相，於「身、口、意」的造作行為，確定「善、惡」、分別「是、非」、強調「對、錯」、取捨「好、壞」，總歸是局限於相對之中。

人要學佛，不同於眾生，便是競業於相對的修養，求得絕對的成果；就像是轉「無明」所起「煩惱」，求得「明了」而證實「菩提」，也就是佛法中「覺」之道！

師的排行榜

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是為人師者，重責大任。

教下「師」愈過鯽，僧尼無不有份。

試思之，稍作探索：

傳道，以「覺」為前提的佛道，傳的如何？道在那裡？

為什麼廣大的信者，不得覺悟呢？

授業，無疑是如來家業，以「戒、定、慧」為無漏之學的佛陀遺教，自己擁有多少？授了多少？

為什麼緇素四眾，對佛陀之教，那樣陌生呢？

解惑，世俗人事，悉住「無明」之中；解脫迷惑，助使明了，是負擔如來家業者的責任；試自問，解得多少？惑然也未？

自己倘無度脫之能，依舊住在無明裡，如何普度他人呢？

具足「師」字的同道們！當心平氣和的想一想：是不是應該好

好的、冷靜、認真，對自己這個「師」，作一番澈底的檢討呢？！

或許，有的已經做得很好了，有的差強人意，或根本沒有什麼不好的；但是，放眼靜觀，現前「法師」的社會地位，究竟在排行榜上，數一數，是第幾位呢？

那是爲了什麼？

您說：這是否值得深思、探討呢？

個性與修養

個性，是無始以來所造作的業，而形成的習慣之性。

修養，是現世中於感性和理性，經過調適的成果。

人人少不了有個性，卻不一定有修養。

人人有機會修養，可以改變壞的個性。

不過，個性的展現，如影隨形，無須刻意的造作；毫不疑問，傷害多於利益。而修養的呈現，往往像烏雲掩日，很不容易露出痕跡來；但可以肯定的，顯則利樂無窮！

因此，老衲常說：

不要以個性待人，必須以修養影響人。

何以故？只因：

學佛行者，旨在離苦得樂，追求解脫之道，必須從心性著手！

仁者大德！願大家：

惡者止息，轉於向善，善者能夠更好！

二眾修學的差異

佛弟子，有出家與在家二眾；修學的旨趣和內容亦有不同。

出家，具天人師身份；於修學，不僅自度，更須度他。

在家，教中外護；修學，但得自度，隨緣導引，廣結善緣。

出家，上承如來家業，下化無量眾生。

在家，供養常住三寶，推薦末學能學。

或許，有人要問，修學上，究竟有什麼差異呢？

依戒律，在家但具五戒十善、梵網經所說戒法；最上，奉持八關齋戒。

但是，出家戒律，要求三聚淨戒，有沙彌、比丘、比丘尼等，非常繁複的戒法；即使，作個學佛女，亦須受持，式叉摩那淨戒。

依佛說經論，有對在家說、出家說、在家和出家同時宣說；更有專門對某些眾生。

但是，有許多例外；佛陀為告誡出家眾，慈悲方便，准許在家眾、天龍八部、人非人等六道眾生，隨喜旁聽，同霑無上法益。

因此，凡佛弟子應當熟知：

在家修學，但能自己獲得饒益，切勿學過人法，反被損傷；不可受供養，更行布施。

出家修學，自己獲得饒益，多聞、多思、多修，具足五明、十德；務期廣被眾生，行菩薩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的無量功德；可以受四事供養，普利無量無邊有情眾生。

因此：

在家，不可學出家法。

出家，更不可學在家法。

虔誠奉言，為了生脫死，切莫浪費難得的菩提種子，以及短短數十年寶貴的生命。

圈子之外

是，是圈子；非，亦是圈子。

善與惡、美與醜、愛與恨、生與死、樂與苦等，舉凡世間一切相對法，都是一個不同的圈子。

佛陀說法，告訴世人，不要迷惑在圈子裡；要認識圈子，瞭解圈子。尤其，必須從圈子裡，發現一些什麼；然後，才不會為圈子所轉，有機會突破圈子。

由此可見，佛法於世間的相對法，建立在認識、瞭解、發現，而後突破；就是不捨相對法，辨知相對法，但不參予相對法。

例如：

善與惡，佛陀的理念是：如何使惡的轉變為善，善的更好；進而，善的也應清淨。於積善成福報，將來往生天道，享受福報，到福報享盡，須隨未淨之業而墮，故不究竟，不可執著。

有所謂：

凡所有功德，悉皆迴向，方得清淨。

相對是圈子，絕對是圓滿。

認知相對，不淪於圈子裡；瞭解相對，不參予任何一方，必能有所發現；久而久之，護持不懈，自有突破圈子的一天，入達絕對自在殊勝之境。

推銷煩惱

色身不安是煩，所謂煩燥。

情緒紊亂是惱，所謂惱火。

人類，擁有煩惱、製造煩惱、推銷煩惱。

煩惱，是一種業相，有輕與重的不同：

輕，是精神的騷擾者，也是情識的伙伴。

重，是構成迷惑的力源，也是展現覺悟的泉源。

煩惱，是人類的敵人，頗具破壞力；也是人類的的朋友，鼓勵的功德主。

煩惱，是人類交往中的橋樑，橋端是集散之地，相互推銷產品。
例如：

把自己的痛苦，建立在他人的快樂中。
把自己的快樂，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中。
無論如何，所造成的都是要求對方，分享煩惱，彼此身心不安。
因此，學佛的人，轉煩惱成菩提；或者說，不論爲己爲他，不要擁有煩惱、製造煩惱，更不應該推銷煩惱！

來去自如

千佛山有兩句話，謂：
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」
意思是說：
凡所有來者，一視同仁，無分門派；蓋山門內，四事供養，來自虔信的在家菩薩；寺院是僧伽之家，任誰都可以掛搭，當無理由拒僧尼於山門之外。
不過，掛搭時，可以安心受信施的供養；離去，則不可帶走一草一木，或一針一線，舉凡僧伽餘物；否則，犯偷盜罪。
其次欲離去者，既然久住不安，另有因緣；與其身心煩惱，不如任聽自由；否則，即使勉強留下，身在而心不在，反而影響常住，又何苦來哉！
來去自如，爲個人、常住，當以因果爲關係、因緣爲法則；故取任聽而隨緣，非勉強而生事。
切記，其中並無不在乎的意思！

成就的喜悅

成就感，不是名利的詮釋。
成就感，是饒益眾生的喜悅。
度眾生的事業，是僧伽責無旁貸的本份；如同保全工作，肯定

於勇猛精進的實踐行爲；雖然，面對繁瑣的問題，甚至橫蠻，不可理喻；但是，認清了責任的本身，就是如此這般；那末，心念中所存在的，便是工作的成就、工作的喜悅了！

行者的本地風光，涵蓋了事奉獻，完全沒有自我的基因，作爲生命價值的評估要件；或者說，於「信、願、行」三大前提，爲眾生一點一滴的去實踐，務期圓滿成就，使得饒益爲功德。

信成就、願成就、行成就，其中沒有自我，只有他人，肯定於饒益功德；住處是無所有相，清淨而莊嚴！

如是，勉強說明些許的剎那意念，僅止於他人的利樂，而生起成就的喜悅。

錯的知解

煩惱即菩提，因爲煩惱中，蘊藏有菩提；學佛行者，於修養的工夫，便是從煩惱中發現菩提；這是正知正見。

有人口不擇言，竟說：

「菩提即煩惱。」

請教，菩提中可有煩惱？！

眾所周知，煩惱是無明、業惑；菩提是明了、智覺；二者於體用、相境，截然不同，怎能說「即」呢？

錯的知解，誤了佛意，毀了功德；害了自己，更害他人；想必知道其間的嚴重性，未來將會擔負什麼樣的果報！

弘法是正行，功德無量；但是，錯解了，即是謗佛謗法，不僅所行偏邪，造業無數，地獄極惡之苦，任誰也救不了；尤其，錯的知解既已形成，畢生懺悔，亦不能稍減所作之業。

因此，古德有一字之錯，墮五百年野狐身；試想，以錯的知解而弘教於善信，怎能不受極苦之感報！慎言之，勿作狐說。

不要眼高手低

時代的進步，一切歸之於實力的推展；仰賴個己才能的發揮；於是，避免不了高低起落的現象。

因此，民間中有「要拚才會贏」的警句，就是說「要競爭」，踏踏實實的比較實力；唯有將個人的實力供獻出來，才能跟他人作比較。

當然，比較不一定會贏，很可能是不如人；但是，輸不如人，並不表示沒有實力；如果能夠虛心檢討、改進缺失、提昇實力；同樣可以走上理想的境界。

不是麼？比較分高下，相互有起有落，只要不斷的檢討和改進，自然能作實力的提昇；就怕，眼高手低，但做評論家，而拿不出「好、不好」的實力，則連比較的機會也沒有，何況是跟他人分高低呢？！

要拚，肯定於實力的推展，比較於才能的表現；也就是必須發揮，然後改進，才能贏！

適可而止

行者的道德修養，表現於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的成果之上，也就是佛弟子莊嚴之「心性」。

心性的莊嚴，建立於「功德」和「行法」的基礎上；也就是行者所具備的道德修養，確定「心性」的明見成份。

禪門中講求「明心」、「見性」，即是心性熏習之道。

心性的調適，在調整偏差，適可而止；就像是張弓射箭，瞄準鵠的；中鵠固然是希望，張弓則需恰到好處，二者把握得宜，全歸調適之功。

依六波羅蜜中的精進要領，即「正勤」而行修，不可一曝十寒，強弩矢墜；當以精粹無瑕而重質，遞增前進而不懈；如細水長流，

永無枯竭之虞。切忌山洪洶湧，造成災害；洪流消盡，僅餘一片荒蕪，生氣蕩然。

因此，說「適可」在調理，言「而止」在穩定，也就是「量力而為」的「熏習」行爲，若修若養、若願若行，亦復如是！

應無所住心

當貪欲之火升起，切莫任它隨業風激動，趕緊借「戒」功德水澆灌，便可以使五蘊清淨，不至承受熾盛之苦。

當瞋恚之火升起，切莫任它隨業風激動，趕緊借「定」功德水澆灌，便可以使五蘊清淨，不至承受熾盛之苦。

當愚癡之火升起，切莫任它隨業風激動，趕緊借「慧」功德水澆灌，便可以使五蘊清淨，不至承受熾盛之苦。

學行覺悟之人，依戒定慧而修養，旨在針對吾人的貪瞋癡；若欲入達「不」的境界，唯有不犯、不亂、不癡，才是清淨無漏之道！

因此，爲了靜寂業風，調適五蘊，老衲提示了想、行之間，建立起間隔的理念；同時，更明確於理念中，進一步的修行方法，也就是面對「業感」發動之時，改變自我的有爲，消除「有所」的內涵；使得五蘊轉向皆空，必可突破而圓成無爲！

當然，從有爲及有所，從有爲空及有所空，以至突破「有爲」成「無爲」，遠諸「有所」成「無所」，圓滿應無所住心的修養，並非佛道的極至；必須從有、空、無，而恆常護持，達到生滅滅已、寂滅爲樂，湛然清淨境界，才是明妙圓覺與圓慧，殊勝究竟的佛陀世界！

勿存妒忌與怨恨之心

妒忌之心旺盛，表示內在潛伏惡念。

怨恨之心旺盛，表示內在充滿自卑。

學佛行者，應該化妒忌為進取的力源；在滿心歡喜的心情之下，潛伏的惡念，化祥和之氣於無形。

同樣，怨恨之心，不僅會傷害道行；而且，有意無意中，總愛轉化自卑而成優越，既傷害他人，也傷害自己；甚至，將會失去許多善知識的建言。

因此，佛陀教人淨化身、口、意，為的就是恐隨業轉，隨業造業，永無見道之機；畢竟學佛行者，凡起心動念，皆與道相應、與生死相關，隨時照見業我、展現道我。何況，行者身、口、意於「有所」之時，必須調整「有為」，方能稱之修行者！

大德們！行於「菩提道」上的最善表現，在於法喜豐碩、虔誠有餘，道心不斷地增上；勿以自我勉強他人，但具道德修養而影響他人；如此，接近你的人，都會敬你如佛、菩薩！

您說是嗎？！

南無娑界天人師。

中陰身的認識

中陰身，顧名思義，是已捨報、未往生之前，於此中間，有「業識」待因緣而趣向「輪迴之道」的「無形體」，即中陰身；或者說，此身「業報」暫告一段落，待轉受餘報，卻尚未趣向其道者，即謂中陰身。

綜觀中陰身的理念，可以想見，舉凡六道五趣之眾生，於此身報盡，無論「福報、業報」，暫告段落，必須轉往他道受報，在未趣向彼道之前，其間「福、業」因果的無形之身，稱之中陰身。

因此，可以肯定中陰身，不僅是「人」的暫時捨報，尚未趣向彼道之前是中陰身；其他「天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鬼、地獄」各道眾生，亦復如是。

進一步，可以發現，娑界六道眾生，於各道中受報者，是定位眾生，中陰身是不定位眾生；因彼待緣力之牽引，而趣向「福」或「業」的感報故。同時，更可明了，佛陀所說，修學行者，何以必須超三界、出六道，方稱諸業盡、感報亦盡的道理了！

想行之間

想行之間、建立間隔，係「色蘊」已經形成，「受、想」已生起變化，我意識發動了分別作用；此刻利用間隔，調理「受、想」，換取造作的空間，不至「行、識」隨緣境，有「成業」的危險性；這種修養是較難、也很掙扎，因勞累有損害道心！

因此，一個修養有素的行者，往往「色、心」尚未相應，色蘊未形成前，即能主宰色法，自我意識便不會生變化、起作用，憑借觀照的功能，色與心便可以不相應行。

於是，色蘊不起，五蘊皆成空相。

於是，一切有為，皆不受影響。

於是，有所不為，隨心自在，隨緣無礙。

於是，色心不契，自心明了清淨。

於是，色蘊空寂，受想寂然；想行之間「空」的建立亦成多餘。

於是，五蘊無我，想受滅盡。

於是，色心非我事，那伽常現前！

學佛方程式

當分別心生起時，

不要一味地，計較、執著，

應該深入的，認識、瞭解；

尤其要於中，有所發現，

久而久之，必能自我突破。

例喻：

概念：陶瓷器物。

分別：茶杯

計著：中國傳統的是泡茶的杯子。

可以泡咖啡、牛奶，

可以裝飲料，盛物器。

認知：茶杯是代名詞，其實是陶瓷器。

發現：陶瓷器，因需要而製作不同。

突破：從概念到分別、計著到認知，一旦有所發現，仍得慎審有多少自我；不然，是不可能突破的！

因此，轉煩惱成菩提，當知，該如何從分別心生起之時，一連串不相同的過程、有所發現等，是否突破了自我意識？

如是的方程式，乍聞之下，似乎沒有什麼！若能心平氣和，運用於人、事之中，久而久之，會有許多發現，也就能夠自我突破！

現代人知見

現代，於人與事，相互并具利害；現代時、現代人、現代事，不是但喊現代時，自稱現代人，而不識現代事！

時下現代人，滿城滿街，比比皆是。

當下現代事，漫天漫地，認真不得。

禪的宗旨，似乎遠離了佛法，根本不須要與生死攸關、解脫道相應；但止於些許的發明，丁點的感悟，即堪稱「禪師」之流，可以高懸法幢了！殊不知：

吾輩何許人？難道佛陀亦爲之遜色麼？

不錯！佛係人成，兩千六百年前，相較如今，早已是歷史了；於時、地，不是現代，在「空間」多變的理念中，似乎不能相提並

論；但是，眾生與世間的存在現象，任誰也不能否定「苦」字，能說有所差別嗎？如：

二苦、四苦、八苦，以至無量苦。

佛陀說法，爲眾生之苦而說。

禪法，是佛法中的一環，以離「苦」得樂立宗旨。

現代或過往，舉凡政、經、文、工、商等行爲，均是世間之法；即是日本鈴木大拙的「生活藝術」，仍是世俗之法。

佛法或禪，無有時空分別，更沒有過去與現代的距離；就像是太虛法師所提倡的「人間佛教」。眾所周知，佛陀之教，針對人間，本說人乘，應該是佛陀說法的對象，原本欲教化的就是「人」！君不聞：

人身難得之句麼？

三藏十二部聖典，何者不是以「人」爲本？應人之病，與療病之藥！

現代的，佛陀教法，永遠屹立於時代的前端！

信不？無妨從四部阿含研讀爲起始，進而方等、般若、以至大般涅槃經爲末後；深思熟慮之餘，看看是否有不合現代、有違現代的道理、方法處！

太多的自我意識

有漏，如果像茶壺漏水。

無漏，該是茶壺不漏水。

那麼，世出世間法豈不變成研究茶壺了嗎？就像是有爲法，是有所作爲，無爲法，變成無所作爲了！

無，不是沒有，而是從「有」的突破，所顯現的一種現象；同時，還具有不一定的道理，含藏繁複的玄機。譬如：

於煩惱中見菩提。

見：有深有淺，菩提更有高低。

又如吃飽了。

吃：有好有壞，飽相涉及營養。

能見，是一種突破，所現菩提的成份卻不一定。

所吃，是一種突破，所現飽相的內涵卻不一定。

因此，於世間法若欲出離，必須深知「法」的關鍵性；所謂一針見血，把握當前的癥結之所在，也就是瞭解「法」在那裡！

佛法是從世法做基礎，一切關係人與事、事與人，所發生的現象，通稱之有爲法，皆有缺失，有漏。吾人學佛修行，即從事「有」的突破，也就是修改缺失，逐步圓成完美，以達「零」缺失的境界，無漏。

行者大德！知見的擁有，必須是「正」當的，就是依佛陀所教、如佛陀之法；絕不可依自我意識而錯解，以自我意識而教人；不然，自誤已是可憐，來生走向悲哀，如果進而誤人，那份因果可不好受！

現前教界，知識如過江之鯽；甚至再來人、在世佛、活佛等，有若雨後春筍，分佈教界每一角落；好熱鬧的場面，令人耳目爲之紊亂；孰正孰邪，是非對錯，不僅眾生迷惑，即使當事者亦爲之迷惑！

獅吼聲那裡去了？

護法的金剛那裡去了？

佛陀的正知正見在那裡？

但願教界的晨鐘，能夠響徹宇寰，喚醒迷惑！

慈悲喜捨的要領

眾生要慈悲，行者須喜捨。

欲大慈大悲，得受苦受難。

修學菩薩行道，當習菩薩心性；基於菩薩的成就，首在沒有自

我，意念但有，無量無邊的苦難眾生。有所謂：

眾生有病，我亦病，

眾生有苦，我難安。

因此，爲眾生拔苦與樂，行大慈大悲，唯有落實，大喜大捨；否則，如何肯定菩薩行道，具足了無我的菩薩心性，爲廣大的眾生，以奉獻的精神受苦受難！

行菩薩道，不是口號，

發菩薩願，須要實力。

不然，如何饒益眾生？怎能圓滿功德！

所以說：

聲聞不難成就，菩薩最難效行。

行者大德！學行菩薩，請把握要領，切莫只是掛一塊響亮的招牌，自欺欺人！

知識與修養

知識，是理論上的見聞。

修養，是實踐中的體驗。

學佛法的行者，固然要有淵博的知識；但是，見聞知理，如果不能融和於現實生活，經歷事務的體驗，完成落實的修養，則無異於紙上談兵，不可能表現出成績的饒益性。

華嚴經中強調「理事無礙」，其旨趣即在入達「圓融」之道。古德們也說：

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。

雖然，丈與尺並非把重點放在比例上，卻肯定了修養的重要性；就像萬物需要陽光、雨水，絕不希望乾旱、水災。

佛法於眾生，講求饒益功德，事實上，就是實際的價值效益；因此，不可誤解佛法的主旨，偏於形而上或形而下，必須認知崇高

的値率，並非寄託於遙不可及的理想，而是肯定於每一個現前的圓滿。

切記，過去的已成過去，未來的不止編織；最要緊的，務必把握每一個現在！

圓覺境界

不要在意，別人說你甚麼？

應該知道，自己正在做甚麼？！

佛法中說：莫爲境轉，當轉於境。

學佛行者，以覺（佛）爲前提，但計較和執著他人的對待；忘了自己應該如何，豈不是在「聲、色」中討生活麼！說得難聽一些，無異自認作牛，被別人牽著鼻子走。

學佛在開啓智慧、培養智慧、增上智慧；如果，每一個時刻，都能心平氣和的提起正念，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？那末，可以肯定你是一位耕耘者，名符其實的修行者。

行者大德！修行的勝義諦，是修正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照顧並維護自己的起心動念，務期不使行爲從事「業」的造作，必須從「業」的受、報中發掘「道」的蹤跡。

因此，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？是學佛修行「應該」重視的理念；融和於現實中的每一時刻，入達實修實證的「圓覺」境界。

深入「經」藏

學佛行者，當學佛之法、如法之行。

譬如：各家各宗，皆具經之依典，論之參考；所謂依法不依人，即使是世親、龍樹、馬鳴等菩薩，所造之論，是依經典而提出心得報告，並不能代表佛說之法。

吾人同樣是學佛，佛陀之法，當依經藏爲「法」的依皈；切記，學佛不是學人，更不是學人法。

譬如：學習律法，當以律部爲依皈，方能確知佛陀制戒；無論戒的任何方式，其體、用、相、境爲何？就是說：制戒的宗旨、用意、精神、以至緣起等，相關的問題；尤其，不可憑自我意識而揣測，或者，依後人的知見而認定爲佛的本意。

三皈依中：

皈依法，當願眾生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。

不過，必須知道，經文不能從「字」義而解，必須知「法」所在；不是探究即能發現，必須有正知正見，如實行證的善知識開導與釋疑，才不至淪於瞎摸的流弊。

總之，經是依典、論供參考；吾人遠佛時遙，知識難求，最好的修學方法是：

多看：看原典，看不同的註解。

多聽：聽講解，聽不同的講解。

多問：問所疑，問不同的善德。

依三多之法，蒐集許多的資料，然後作比較而行選擇；不斷的蒐集資料、比較、選擇；久而久之，可以從一個吸收者而成為消化者；終究，不僅只是擁有者，而且，可以成為靈活的運用者。

皈依法，如入寶山，不僅要發掘寶藏；而且，必須使其發揮實際的效益，圓成其珍寶的利樂功德。要不：

何以稱之，深入經藏，達到智慧如海的饒益性！

貼心話

如果，以攝影、加上剪輯的手法，將兩個「心」字重疊起來；可以毫釐不差的「貼」在一起，完成一次屬於「現代」所要求的傑作。

但是，這其中有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兩個「心」字，究竟是那一個心，將就那一個心；就像是「人」與「人」之間，如欲二心相貼，必然是：

「你心貼我心，不是我將就你。」

貼心話，自古以來，若「心心相印」，不如說：「順我心、稱我心」，也就是教人說，喜歡、如意的話，即是貼心話。

由此，可以發現佛陀說「四攝法」，以「愛語」而接引眾生，不正是針對「人之心」而應機，以「善巧」而行「方便」麼？不過，這裡所說的「人之心」，專指世俗之人，既是學佛行者，將不屬此行列。

基於學佛行者，行將成為眾生的接引者，既然是「接引者」，當具接引的修養；亦如行「慈、悲、喜、捨」之心，但事付出，完全奉獻，不容許有自我的保留。

如是，行四無量，其必須具備的修養，肯定於「施、忍、戒、勤、定、慧」六種，「度他」的構成因素，也就是「功」有「德」，必須是饒益眾生！

因此，知其「貼心」，必具「契應」；有「善巧」，不是「取巧」；有「方便」，不是「隨便」；於「心念處」是「正法」為前提。貼心話，出自清淨的「身、口、意」，才能完成「愛語攝」的莊嚴之法！

同道們！此中玄機妙境，非語言文字能表達透徹；唯願深入推敲，仔細思惟，方能發現其中「微妙」甚深，不可說、不可思議之殊勝內涵。

不妨「參」看！

空的認識

空，在佛典中說得很多；尤其是佛陀入滅以後，佛弟子、菩薩們，於「空」的論議，提出不少的心得報告。

但是，於「空」之論，說相、體，成份居多，涉及實用性，現實生活中，頗具效益的似乎太少；或許，後學者不能深解「空」義，往往不是「偏」就是「住」，甚至形成「否定」的誤解，不能說不是原因之一。

近七十年來，山僧與大自然，接觸的機會較多，故面對「空」的時間也多；因此，發現「空」的智慧，其效益竟然是針對「人性」的缺陷，提示了：

「空，就是不計較、不執著。」

如：虛空中的自然現象。

當夏暑的陽光熾熱，不能只計較「太熱」，執著「受不了」；應該聯想到許多需要陽光的人、事，不只是生的感受，更有生的維護價值。

風、雲、雨、電、日、月、星辰等，為人類帶來避免不了的傷害；但是，利益生命萬物的價值是肯定的。

如：人際關係的發生，當與親友交往，如果以單純而淡泊的心意，對事不對人，且能明辨事理；不以利害為前提、不計較得失、執著親疏，結果與過程，必能圓滿有價值的歡樂之中。

世間的人、事，涉及應該、不應該的時候，最主要的關鍵，有所計較和執著；就像「煩惱」，如果不計較、執著，煩惱便不會發生，則「煩惱」便成「空」相，心念則常住歡欣快樂之中，生命的時空裡，那有不自在的道理！

學佛之人，以「覺」為宗旨；人之所以「迷」是因為計較、執著，唯有進一步認識、瞭解，才能行於菩提大道。

願共勉！

謙虛、禮讓、共識

謙虛，衷心學習的表現。

人，講求面子、強調自尊，唯恐比別人矮了半截；即使技不如人，或者有所理虧，亦不願坦然承受，甚至「羞愧」成怒，竭力隱藏，像充滿氣的氣球。

為何如此？只為欠缺謙虛故！

禮讓，知書達理的修養。

人，異於其他動物，乃是歷經家庭、學校、社會、自我等不同的教育，方能知仁知義，循規蹈矩；當然，同樣也有不仁不義、行為乖張。不管如何，如果知書不達理、有教不育、識修不養；那末，是人等而下，異於其他動物之表相而已。

共識，維護總體之特色。

個體是總體的組合分子，如毛之附皮，利害相關，存亡共處；但是，利害存亡，仍歸相互之關係，畢竟生住的價值，得依珍貴之「特色」。譬如：

「天下叢林，各有家風！」

家風標示特色，乃是行者的導引，亦是修行辦道的依憑；僧團是總體，分別不同的山家，行者是個體，崇向山家之特色；為了維護總體、闡揚家風，必須以表現和修養，詮釋家風的可珍可貴之處！

因此，建立共識，闡揚家風，少不了謙虛的表現、禮讓的修養；何況身為佛子，講求行捨，以慈悲的心念，廣被無量無邊的眾生，肯定僧伽為尊寶，確立人天師範！

一味的固執

佛法說：「煩惱中有菩提。」

如果，肯定煩惱就是業的顯現；那末，菩提就是道的流露。

業，乃與生俱來，原為造作而成。

道，乃從業而顯，皆因修養而成。

無論是業是道，歸究起來，不外自己的「行為」發起。

然而，既然「造作」是行爲，「修養」亦行爲；自己的行爲，可以造業成煩惱，也可以修道成菩提；因何？固執的「我」偏偏爲業而惑，卻不爲道而覺？！

人，不離「欲」的高等動物，於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等，幾乎不可分開；因此，是爲五欲，造作不休。

佛法中提示：

人我與欲爲伍，故說人我乃業所成。

法我行捨精進，故說法我乃道所成。

是故，「我」具「人、法」，可以隨業造作，亦可循道修養；同樣「固執」，何以獨取一味，沈溺於欲海之中？！

學佛行者，旨在除「貪、瞋、癡」，修「戒、定、慧」；於「身、語、意」的造作，依教如法，正念正行，務期入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聖道之境。

那麼，念處法處，隨業循道，當知孰正孰偏、利與害的關鍵性；應該如何？但能時刻照顧起心動念，而且刻意的好好維護，莫使「心、念」爲「欲」所惑，則「道」的蹤影，隨時會出現在你的左右。

不是麼？！所謂「平常心即是道」，即在「心」之「行」，如何適度調整，時刻把握住：

是否與生死有關。

是否與道相應行。

修心養性

分別之心，人皆有之。

計較執著，在所難免。

但是，止於該與不該，參與「是」或「非」，忽略了「分別」之時，何妨多一分「瞭解」；那樣，不僅借「眼、耳」增添知識，更可

以於「色、聲」中培養智慧！

人世間，原本為「擁有」而忙碌，於「得、失」的「分別」而創造問題，幾乎忘了究竟是「為什麼」？甚至到處為問題尋找答案，卻甘願隱藏答案中，仍有問題的發現！

為什麼？！是為探究「力用」而相應於現實，目的不可漠視生命的價值，「心、念」啟動的效益性；因此、也許、假如、隨便等，會成為人生旅程中的絆腳石。

千萬不可存懊惱，歸咎於自己以外的他；畢竟「我」的定位不是「自己」的專利，必須聯想到「分別、計較、執著」的力用多一分瞭解。有所謂：

「將心比心，即是佛心！」

佛者，覺也；詮釋為自覺覺他、覺行圓滿。

或者說：

分別，因為計較、執著，原在乎跳不出，感性、理性的局限。

如果說：

瞭解，是因為察覺、返照，則肯定超脫「人性」的自我範疇。

所以說：

學佛之道，在「止」、「觀」。務期「慧」要「圓慧」，「覺」要「圓覺」；不可以誤解了「心、性」的「明、見」，但「止」於一些體會、認知、發覺、感悟，而說是「開悟了」或「成道了」。

多少的自我意識，必須把握「明心見性」，唯「修心養性」；直到「心性」如「蓮」似「藕」般靜淨，才可以評估「觀」之境，入於「明」而「見」的地步！

無畏不是魯莽

無畏，即是無所畏懼。

所謂無所畏懼，不是魯莽行事；佛弟子為自度度他，應當「慧

之行」爲修養，立「願之行」爲功德，方稱菩薩無畏、饒益、自他之行。

「慧與願」的行爲，從修養而成功德，依大日經中：「住無畏行，立能度之淨心」故提示，六種無畏：

- 1.善無畏：以世間之善心，持戒行善，離三塗業苦。
- 2.身無畏：知淨不淨而修觀行，離繫縛之苦，求解脫道。
- 3.無我無畏：我不得自在，惑於業障；知因緣生法、因果感報；即能業中見道，覺知，人法無我、本來空寂之勝諦。
- 4.法無畏：色蘊生起，從受想而行是眾生之染著；突破我受我想，從非想至非非想，即證清淨，諸法寂滅之境。
- 5.法無我無畏：從有爲諸法，知萬法唯心、心外無法、即心即佛、得大自在；當突破有爲，識取真如，入無爲寂靜之境。
- 6.平等無畏：覺知法本無生，住心平等；所謂心生，即種種法生，心淨，即種種法滅；一旦生滅滅已，常住寂滅樂境；絕無分別高下、差異之理與事，舉凡體之性、用之力、相之果、境之因，皆作如如、平等者也！

不過，入住無畏之勝，全在修養功德；於功化力、於德成利，必須具足「戒、定、慧」三無漏，實修、實證；方能化解業之所障，得解脫自在之究竟功德。

因此，無畏行，以慧爲依歸、從覺是力用；斷盡一切煩惱，遠諸一切惑業；於身語意，正念正行，依教如法，無所畏懼。而且，盡形壽，修行辦道；恒久無畏、精進無畏，無有厭倦，決定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法師的才能

天上，具有驚駭世俗的威力。

地上，頗有饒益眾生的潛力。

人類，更有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的能力。

學佛行者，擁有這份能力，可以發揮天上、地上的效用，展現無量無邊的功德。

但是，能力的擁有，不是偶然，沒有僥倖；基於思想的運用，必須具備世出世間的一切種智，作為運用思想的動力，方有發揮智慧的機會；就像是「發電機」必須有能源，或者「電腦」的效用，全在人的智慧，設計與指揮時的能力。

因此，老衲說：

現代的法師，必須天上的知道一半，地上的要全知道。

或許，有人會以為「太誇張」了；不過，以「五明十德」而廣結眾生緣，當是「老實」的言句；雖然，舉目縱觀，有如此條件的不盡理想，多以「自我意識」介紹佛法，但至少「捨俗出家」已經很不容易了，何忍加以要求「應該如何」的苛責！

不過，道須人弘、法須人演，若以「弘法利生」的姿態而活躍於教界的話，當不只是一個電瓶而已，必須是充足「電」的電瓶，不然，就難以避免「繡花枕頭」或「紅漆馬桶」的譏嫌而自毀毀他，以至整個佛陀之教！

因此，近些年來，老衲一直提示在家學佛的善信們：

「學佛，不可但求開示，必須帶著問題請教，才是參訪知識之道！」

切記，此言「知識」，應該是「知」且「識」、「寶」字號人物，不是教人專挑「是非知識」者；畢竟僧團中非人人皆「法師」之輩，其中有初學、老實、厚道、謙虛等，多類的比丘、比丘尼；彼等不是以「大」、「老」的高姿態而自居者。

如何？應對有法，非止於「為什麼？」一次作答；而是能夠化解閣下所提出的「問題」，不是求得「答案」；因為，問而答，所答之中是否仍有問題！

菩薩行道

學佛行者，必須懂得：

眾生，需要慈悲。自我，唯有喜捨。

慈悲，是饒益眾生，喜捨，是奉獻自我。

「摩訶衍」不同於「罕那衍」，即在眾生與我，以無緣行大慈、同體行大悲；也就是「喜」無分親疏、「捨」不起分別，可以利他利己、度他度己，肯定於自他兩饒益，菩薩殊勝之行。

不過，「饒益」之道，非同世間，必須是「自、他」行為之餘，所有「功德」，建立於：不傷害他人，也要保護自己，方稱「戒行」圓滿，功德圓具。

或許，以奉獻為犧牲，誤解慈悲的真義；當知「犧牲」乃「斷、常」，無有後續之功；「奉獻」乃「斷續、無常」，具足後續之德。

因為，菩薩行道，弘願無窮；肯定「願力」為功，「修養」為德，其饒益的效用，是長久、相續的。故說：

無緣慈、同體悲，喜捨必須是功德；於自他悉皆饒益，是奉獻之道；具「無量」義諦的「願力」，圓「究竟」價值的「修養」，絕非「犧牲」即可以的行為！

因緣生法說

因，凡說本體、體性、本有、種性等，皆歸之因；概言之，即主體的性質，涉及其成份與作用，是名之因。

緣，有因緣、所緣、等無間緣、以及增上緣等，凡所有關係之緣。

因緣和合而生法，和合當有動力；動力的不同，所顯現的法也就有差異。如：

煩惱、心身不安，是迷惑，其動力是業。

菩提、身心自在，是覺悟，其動力是道。

因此：

煩惱是無明，所行源不知。

菩提是明了，所行源知識。

依上所述，設：

煩惱即菩提，當可以肯定。

煩惱中有菩提，必能轉煩惱而成菩提。

基於眾生因業受果，眾生乃業所成；舉凡涉及業的，無論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任何的造作行爲，分別有知、不知的差異；也就是說，行爲之時，若知，即使煩惱，亦能業中見道，若不知，必隨煩惱而煩惱，迷惑於色塵緣境之中。

因此，說因緣生法，於因：當掌握主體的性質；所具的成份，會產生不同的作用。切忌，但知「法」生「因」，和合助「緣」，如此而已！

不然，以爲因緣生法，即緣生、緣起，忽略了「因」的種性、「緣」的不同；尤其是因與緣的和合，更有動力的差別，所生之法，體、用、相、境，諦義迥異！

菩提之路

穿衣，不止於裝飾。

吃飯，少不了止飢。

知識，可以滿足色法之身。

無論如何，總不外是爲了活著的生命。

因此，世尊爲一大事因緣，降臨人間，從人本的結構，到人生的業相，啓示「道」的因緣、因果；告誡、開導「業」的「善、不善」等，引五欲、八風流行「人」生命中的事實。

舉三學諸波羅蜜行，殊勝之諦義，發起眾生本具「佛性」之潛

力；如是依教而修、如法而養，久而久之，必能聚沙成塔。

但是，佛陀之教，雖然旨標「教化」，去惡向善，卻千萬把握，佛陀之法，全在一個「覺」字；也就是說，於佛陀之教與法，必須體取兩個大前提。即：

佛法，覺悟之法。

學佛，學著覺悟。

以此立義，可以發現「法、學」的趣向，使二者融會貫通，溶入現實生活，產生不犯、不亂、不癡的作用，終而圓滿「妙覺」的成果！

肯定地說：

立義是理，建立正道。

循道而行，完成結果。

故而，佛陀之教在理、義，規劃出正確的道路；然後，遵循道路，依教如法，持戒能不犯、習定而不亂、修慧遠愚癡；當然，住世出世，豈有不灑脫、自在的道理麼？！

僧尼的三方向

時代不斷的進步，一切在提昇和改變中。

佛教的宗旨，普濟眾生、饒益群命。

出家佛子的使命，荷擔如來家業。

綜是立論，身為菩薩行道的中國比丘與比丘尼；於此進步的時代，實踐佛教的宗旨，荷擔如來的家業；當知法住的發揚光大，必須適應時代、奉行宗旨、興旺家業，方能名符其實「佛光普照」，使得無量無邊的娑界眾生，普遍地獲得佛法的饒益。

於是，教下的出家僧尼，不只是現僧尼相、行僧尼事；在進步的時代中，責無旁貸地實踐，佛教的宗旨，將如來的家業發揚光大！

因此，一旦出家為僧尼，雖然不定為「法」之「師」，但必須選

擇如下三條道路之一：

一者、學戒、修定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；而後弘法利生、普濟群命，法師之類。

二者、學戒、修定，於佛法建立正知正見；而聚積善信功德，普濟群命，慈善工作者。

三者、學戒、修定，常住法海，僧伽藍中，盡諸本份，老老實實的追求解脫之道。

如是，三種方向，身為僧尼者，必須取其一；方不負信施，方稱知道，不至為「披毛戴角」憂煩。

或許，有人欲說，僧尼之道，在「了生」、「脫死」；但求遠六道輪迴之苦，出三界般涅槃，何言三種差別之行？！

但是，菩薩行道，非聲聞緣覺者；所謂「自度度他」、「自覺覺他」，不正是佛陀教化弟子的正知、正見、正行麼！

楞嚴經說：

「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薩發心。」

又有如：

「自覺已圓，能覺他者，如來應世。」

又說：

「我雖未度，願度末世一切眾生。」

菩薩心性

仁，說文中謂「親」。

中庸裡：

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」

仁，論語學而篇：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」

佛教中「慈悲」，其實是以「仁」為基因；慈悲之義，拔苦與樂，以「無緣、同體」而踐履，怨親平等而大行。

因此，菩薩行道，以「慈悲」為懷。

雖然，學佛行者，初發心，不一定能行慈悲；但是，從「仁」下手，日久常習，仍舊可以入達「慈悲」。

因此，老衲認為：

一念之仁，若能持之以恆，得成功德。進一步，若能提昇，則可以見道。如果，增上而不稍懈，則必能圓具大慈大悲！

基於慈悲喜捨、四無量心的展現，決定必須突破自我意識；人，所以太過「自我」，只緣不曾修養四種，屬於菩薩心量的功德。

若能刻意效行菩薩，培育菩薩胸懷，則行道中，凡所有起心動念，必具菩薩的功德；自然，於身、口的造作，悉皆是大慈，大悲、大喜、大捨的菩薩心性！

行者大德們！摩訶衍教的佛弟子，皆以「菩提薩埵」行道；您我同皈佛陀座下，當以菩薩的精神，生生世世，為救眾生苦難，以四無量心而行於菩提道上！

如是行，不僅止於菩提的成就，更能發揮般若於極至，可以圓成無上正等覺！

談修行與辦道

修行辦道，全在「心念」的磨練；唯有從心念處著手，方能調理「自我」的「言語與行為」；轉造作成「業」，變化成「道」，即所謂的修「行」和辦「道」！

如何修行？怎知辦道？

修行的方法很多，重點在注意自我的起心動念，並加以維護之！

在這裡，提出兩種類型，即肯定是否在辦道。

一、頗具聰慧的行者，往往耽於「理想」，寄託「希望」；舉凡行修時，開始極其精進，卻缺少恆心與耐性；講求付出即回收，那怕是些許的體驗，亦在乎可能的成就。

這樣的行者，不如暫且擱置聰慧；在修行的道路，不妨行持一些較為「笨拙」的方法。例如：

選一部自己喜愛的經典，一字一跪拜，從始至終；但謹記，不可粗心大意，只知禮拜的虔誠，捨了禮拜過程中的起心動念；當知「觀照」於「心念」的內涵，尤其是過程中「違逆」現象；畢竟「捨」的要旨，當以「無畏」為力用、「饒益」為功德！

當然，行的方法，不止拜經一途；但是，不管如何行法，從事任何行門，都必須把重點放在「心念」的「觀照」上；其他無限制，可以隨「意」隨「緣」。

二、根機較為遜色的行者，重點可以放在追求聰慧的方法。例如：

求知解、學戒定、苦習難知、難解、與難行，面對自我所畏懼者，堅持能知、能解、與能行；以無比的自信，加上本具的精進和虔誠，久而久之，亦能成為聰慧的行者。

所以道：

聰慧者，不妨行修，自認為不屑的方法。

遜色者，不妨追求，自認為難能的方法。

如何？試試看，您的起心動念，將會有很大的改變；而且，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！

師恩之識

古有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之說，雖然，此要求太苛；但是，「師」之一字，如果定位在「色身」之養、「法身」之育，則「養育」之「恩」，便是非常莊嚴的事。

師，於四分戒品中：

「師者，授道之師也。」

又說：

「凡諸比丘（尼），同一師學，當須和合，歡喜無諍；猶如水乳，

於佛法中庶得增益，是名一師。」

師之種類，於釋氏要覽中說：

「師有二種：一者、親教師（和尚），即依之出家。二者、依止師，即依之稟受三學（戒、定、慧）。」

師恩之說，釋氏要覽說：

「師長恩：謂出家之人，蒙師剃度教誨，授以經業（道）；得善知識，講明妙道，開發慧性，是師長恩。」

從上所述，當知「尊師重道」，理念建立在「尊師」之恩、「重道」之德；同時，亦可肯定「師恩在德」，非是師生（徒）關係而已。

無論如何，為師者當具德養，方能受弟子的尊重，也自然忘不了「恩德」；不過，身為出家之人，更須體會「法身」成之於「師」，「色身」養之於「父」，故謂師父！

人，在我們這個古老，中華民族傳統理念中，建立在「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」相互之間的「倫常」上；唯獨如此，才能肯定相互之間的利害關係，以及「生」的存在條件與價值。

因此，世儒中有釋師之德者，謂：

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。」

依此德行，故說：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如果，能夠加以「色身」之養；那末，即是師亦是父了！

攀緣與結緣

攀，即是攀附，猶若葛藤，攀附於物體之上，求得生存。

結，即是結合，以積集的方法，達成某種非獨立，可以成辦的行為。

緣，即是助力，於事或理的形成，必須許多的助力，才能圓滿。

佛法中忌諱攀緣，乃世俗人之行為，往往容易造成弊端；妨礙「善」的提昇，甚至無形（意）中埋下「惡」的禍源。

基於攀緣發起的心意識，乃以「私利」求得滿足，具有「貪欲」的自私意念；因為希冀「附著」之力，倚之私心的「依賴」充實其生命。

佛法中講求結緣，以「善」為出發點，不容許造成多、少的毀傷；其主要目的是「功德」具「饒益性」，而且是廣大的、平等、沒有些許「自我」利害成份。

攀緣，是主動的攀附緣境，寄望於滿足，自我的意願。

結緣，是客觀的結合助力，達到積集功德，成為饒益性。

因此，衲僧不許門人攀緣，可與信施廣結善緣。

故告誡門下弟子，謂：

不要攀附緣力，也不要拒絕善緣。

事實上，覺悟與迷惑，其間差之毫釐，失之卻遠千里之數；尤其是僧伽中人，以「修行」與「辦道」為盡形壽的事業，當知「修」在身、語、意所發動之「行」為，不能稍有差錯。

而所「辦」之「道」，必須是饒益眾生之功德；否則，身為人天師尊位，行於下三塗之惡作，未來受報之苦，將是極端的不好承受！

語言的尊嚴

身、語、意三者，於「業」的造作，語言佔了十分之四，也是最容易造成自毀毀他的業源；或謂「口業」與「口德」，無非語言的運作，決定「善惡」的效用，運作的動力，取之於「修養」，表現效用的饒益性。

世人多以「意氣」行事，往往逞口舌之能，不計可能產生的作用，以至自毀毀他，留下不堪設想的後果；因此，戒律所制，曉以「不犯」的利害，方始進入「道」的修養，清淨與生俱來的業力。

語言的造作行為，於「戒」的規範，雖然眾所周知，但是，面對「兩舌、妄言、惡口、綺語」之時；若有意「莊嚴」語言，不涉染污垢穢，則唯獨具「修養」，方可表現「清淨」的內涵！

佛陀的教法中，以「人」闡述法要，即針對「人」的缺失而廣宣；所謂「應病」而「與藥」，無非給予淨業顯道的道理和方法，使得佛法所強調的「解脫」之道，務期圓成「如是」旨趣！或者說，佛陀教化眾生，因眾生為業所縛故。

因此，語言的修養，流露於「口」的智慧，形成護己護他的尊嚴；一方面是「戒」的維護、「德」的聚力，可以說是「道」的遵循，亦即所謂依教如法，淨化「業」的纏縛，求得成就的自在和洒脫，不為有毀傷的任何造作而牽累！

所以說，語言的尊嚴，全歸：

不兩舌，無有是非。

不妄言，交往互信。

不惡口，彼此無怨。

不綺語，是善知識。

您以為，如是的言說，能說不是「道」的修養，頗具功德力，決定饒益性麼？！

如何才是修行

於現實生活中，耽於計較的人，往往活得很辛苦；心識中，充滿了煩惱和怨尤；因為，這種類型的人，太過於執著自我的感受與想法，眼目之中，完全是別人的言語和行為。

這，佛法中稱為隨著色塵緣境而轉。

眾所周知，人的思想發生變化，產生作用，無非依於自己的感官，相應於外界所接觸到的，現實種種情形，而引起自心中的想法，形成好受與不好受，分別自我意識的接納或抗拒，以至肯定苦或樂的情緒。

這，在佛法中謂之「蘊相」，也就是因色而發受、緣受發想、依想起行、如是行，必完成結果；或者，即五蘊的變化現象，產生不同的作用效果。

學佛之人，講求「修行」，所謂的修行，即是修正自我意識所確定的行爲；然後，持之以恆，精進不懈，久而久之，便能水到渠成，形成逾越世俗人的德養；同時，由於具足德養，自然也就可以自度度他，入達饒益功德的效力。

修行之道，依五蘊的調適要領，建立「想、行」之間的「間隔」，可以說「入道」的基本條件；如果，「受」而發「想」之時，能不即刻入於「行」，而建立起一個間隔，那末，於原有自我意識而生起的「想」，便可以調整、或者修改；如是於「想」的內涵，即能入「非想」的德養，發起不同於原有的作用，自然，於「行」的表現，便能展現有修養的行爲了！

於是，堪稱爲「學佛」的行者。

您以爲如何呢？不妨先從「想、行」之間，建立起「間隔」著手；您將會發現，什麼才是真正的修行！

如何覺悟自我

不要只在乎別人說些什麼？

最要緊自己正在做些什麼！

人，往往在聲色中分別苦樂；但憑所謂的親眼所見、親耳所聞；完全以最直接的方式認爲，或接受、拒絕、喜樂、痛苦、愛、或恨…

云何是聲？是色？

聲，以耳肯定感受。

色，以眼肯定感受。

禪法的障道警語：

聲色之所顯、耳目之所到，無非是相、住、業識所分別；所以，金剛經中強調：「應無所住、而生其心」，也就是從「有」的「覺知」，務期做到「無所住心」，方始入湛然清淨之心！

別人說些什麼？不是問題！

自己做些什麼？才是問題！

修行辦道的人，莫爲「聲色」而茫然，當從「修養」而覺知；不然，難得的人身，將會全部耗費於「業識」之中，結果，不僅苦了自己，更苦了許多關懷你的人！

因此，個人的修養，源自行爲表現「身、語、意」之時，必須修正行爲，才能培育德養；也就是說，於身之造作、語之言說、意之想法，不可憑自我意識，於聲色直接感受的反應中！

何以故？

意念所起，顯魔顯佛，全在自己；以顯魔顯佛的差別之相，即可以發現具「修養」的機會；全在自己，已經擁有選擇的權利，爲什麼要遠佛就魔呢？

因此，學佛在學智慧，唯有智慧，才有覺悟的機會；禪法的要旨，運用思想，發揮智慧，方能進入覺悟之境！

安身立命

云何安身立命？

安身，如何定位自己，依於所扮演的角色，安份地將現前所扮演的任何一個角色，盡心盡力的詮釋，表現規規矩矩的模樣來；如果，能從角色的內涵，培養依佛陀所教、佛陀之法，甚深修養；那末，便可以稱得上安身了！

立命，所謂的命中註定，即凡俗者淪落「未知」的窠臼之中；如是，將止於悠悠放任的日子，耽於畏縮恐懼的心態；當知行者學佛，立命之道，全在自心的修養，依正念而思、正行而爲，實踐六波羅蜜法，立慈悲喜捨之心；則慧命如撥雲見日，身與命、常住湛然清淨之境界裡！

因此，千佛山的格調，「清淨、莊嚴、淡泊」配合「不管人家對不對，自己一定要對；做對了是應該的，做錯了趕緊懺悔。」作爲「行道」的家風，即能安身、立命的指導原則；可以使行者於修養的過程中，從凡入聖、業入道，以達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殊勝

之境。

安身立命，肯定因何不能安、不能立；於身者，因何欠安？於命者，因何難立？自己的身命，因何不能主宰？是誰，促使其不能安？復又不能立？行者學佛，當知華嚴經說：

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

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！

自己之身、自己之命，唯自己之心，依教如法，正念正行，即得身安命立。如心經說：

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！」

若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作為，必然遠離顛倒夢想；久而久之，何愁不得究竟涅槃，常住如佛、菩薩絕對圓覺之果位！

修養即調適

眾所周知：

「有耕耘，才有收穫。」

但是，於「知」的領域中，往往畏於耕耘，樂於收穫；就像日常生活，任誰都樂於較好的生活，住於享受之中；可是，有幾人願意思量，較好的生活享受，來自多少付出，才能獲得的報酬！

因此，惡於耕耘，好於收穫，形成了時下的社會問題。

佛法談正勤精進，主旨在人的懈怠之心，耽於放逸；大好的生命，消磨在「緣境」的滿足，糟蹋了有用之身，擲於懶散的貪求裡；結果，一輩子成為「欲望」的奴才，甚至沾沾自喜！

耕耘之道，依佛法所取「正勤」，提示了有別「業」的力源；唯有耕耘於正勤，方能展現「道」的成果，就是修養所形成的功德力。基於精進的行為，世法中同樣展示「正、反」兩方面，在「放逸」的前提下，所擁有的收穫，不以「懈怠」為精神指標；因為「放逸」涉及「貪求」，迷惑於「緣境」中，成為欲望的奴才而不自覺。

因此，正面的休閒，應該是不放逸，當然，懈怠之心便不容易

生起；若適可而止，同樣能得欲望的滿足，卻不會淪於貪求而成奴才；又如工作狂，看起來似乎是正勤，其實不是精進，涉及失調的後果，同於貪求的作為。

修學佛法，於旨趣上，不捨耕耘和收穫，但講求正勤的精進，懈怠之心無從生起，放逸或不放逸就說不上；畢竟行者之道，於身口意有所偏邪之時，必須加以修正，除此，培養於德行，仍然是重要的功課！

故說：修行辦道，德養之功，即行為的調適。

待己待人

世俗的說法，是：

損人利己，一、說不應該，二、說情有可原。

利人損己，一、說爛好人，二，說仁慈賢聖。

損人損己，無異是莫明其妙。

利人利己，應該是道德修養。

佛法的理念如何呢？

是世俗人、眾生相。

若以學佛者言，當知：

「不傷害他人，莫忘了保護自己！」

不傷害他人，以廣結善緣，是隨喜功德；彼此之間，遠離一切傷害，建立起良善的互動關係。

莫忘了保護自己，必須考量佛法中的解脫自在；清淨無始以來有關的業緣，化解所有已具、再造的因因果果。

因此，行者於菩提道上，強調遠迷近覺，業中顯道，無非是息因滅果，清除障礙行道，種種業力和業相；所以，學佛行者，亦稱淨業行人。

儒家有：「寬恕之道」，講求寬以待人，其恕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頗有「容、忍」之德行，惟是否解脫清淨，自在無礙，所

言之「道」，仍不得究竟之境。

佛法以世法爲基礎，從相對中建立體驗，明辨其中利害得失；然後，出離自我，因業而起的受想意識，發揮法我，因道而生的非想意識；歷經時空的薰習而成力用，恒久，則可以逐漸地進入非非想的殊勝境界。

所以，佛法中不倡導犧牲奉獻，強調慈悲喜捨，在於法的終結，務期湛然清淨，解脫無礙，才是真自在人！比如忍行，不是抑制勉強，而是消化自然；否則，何以說：

清淨、莊嚴、澹泊！

解脫、無礙、自在！

千佛山全球資訊網 <http://www.chiefsun.org.tw/index.php>

千佛山菩提寺 電話：06-5958106 地址：台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 466 巷 1 號

版權所有，未經同意請勿任意印製發行